

年

卷

期

1

4

第

第

493



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武漢日報

報大一唯中華

具有十大特色

公正社評 學者專論  
各種副刊 翔實電訊  
名家小說 正確商情  
精美畫報 編排新穎  
印刷清晰 寄遞敏捷

社址 漢口江漢路四八六號  
有線電報掛號 七八二五號  
無線電報掛號 一七八二五號

電話  
經理室 二四七四八號  
編輯部 二一一一五號  
會計課 二二一三三號  
發行課 二二一三三號  
廣告課 二二一三三號



## 真光照相館

專攝上等美術照片，定價克己。

兼代客沖印放大各種軟片

時間迅速，出品精究

地址：江漢路中市二一七號  
電話：第二三〇一一號



# 串錢



(錢錢上串)是形容不浪費而勵行儲蓄的一句俗語，儲蓄本是致富的不二法門，倘能節省浪費，儲蓄起來，自然錢錢上串，富裕可期。

僱戶在本會儲蓄，每月祇須存入三元，或六元，十二元，期滿時除全數還本之外，並享優厚紅利，而且每月抽籤一次，特彩二萬五千元，另有其他大小彩金甚多，儲戶一經入會，隨時有中彩致富希望。

此種·還本·給利·有彩的儲蓄，真正可謂(錢錢上串)，行之極易，得之極豐，為致富與家的唯一捷徑，有志儲蓄者，幸趁此新春，從速入會。

(詳章承索即寄)

## 中央儲蓄會

### 漢口分會

會址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中一大樓  
電話 二二三三八八號

### 武昌支會

地址 武昌漢陽門新武昌  
路九十一號  
電話 四一六八四號

# 江漢思潮社特別啓事

本社出版江漢思潮月刊，爲時三載，承作者讀者，至爲感佩！茲爲愛護之青，於今後將注重於「湖北青」之名，更起下白，探活之生與思想，年幸是植培以予，忱熱之往以本者讀者作希尙「年。敬啟！

胡紹軒先生

戲劇力作二種

鬥爭

上海興中書局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

代序

戲劇之題材與作法短論

獨幕劇

母妻之間

門外

羣衆劇

鬥爭

附錄

介紹羣衆歌誦劇

羣衆歌誦劇之作法

鬥爭上演記

漢奸導演

長篇獨幕羣衆歌誦劇

武漢文藝社出版  
定價大洋一角

# 奔 濤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 奔濤半月刊一卷四期目錄

## 論

文人對於國家的責任……………吳其昌(一五—二七)  
怎樣上演前時代的劇本……………白雲(二九—三九)

獅吼記雜採諸小說……………趙景深(二—二六)

## 散文

隨筆

一層板壁隔開了兩個世界……………紫墟(五—二五)

春行……………白也(三—三)

遺恨……………魏韶慕(五—二六)

悄悄的揩乾了眼淚……………胡紹軒(一—二四)

阿萍(續完)……………守真(三—三三)

除夕……………張洛蒂(六—一四)

從軍……………制空(三—三六)

摩西的話……………方家達(六—)

呈獻……………張一萍(六—)

赴戰曲……………制空(三—)

縫衣女……………羅娜(三—)

編輯後記……………編者( )



## 文人對於國家的責任

吳其昌

——在湖北省黨部大禮堂開會時——

諸位先生：今天兄弟提出這個題目，原因是我們本身都屬於所謂「文人」階級，往往在國家多事之秋，一班「文人」先生們就首先起來批評這個，責備那個；我們暫且不管他所責備批評的對不對，我們何妨趁這當兒，也提出來對於自己本身，來一個總檢討；我們自己也何妨反省一下，致查一下，期望對於我們自己本身當前的責任，得一個更進一層的認識。我想這也許是現階段中國的每個「文人」都應該激發的覺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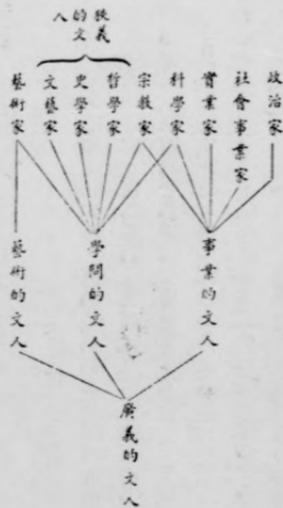
談到「國家」，在浮表看來，顯然的比專制時代的「皇帝」來得空洞，虛無，抽象！「皇帝」究竟是一個東西——物質的東西。——智識比較低淺的國民，必須憑着一件物質的東西，他們的心靈，才能有所寄托而集中；所以中國在過去專制時代，倒有不少愚忠的臣民，就是這個緣故。至於「國家」呢，好像是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摸不來，指不出，飄渺虛空，若有若無的東西罷！不錯，若干世紀以前的國家觀，或者正是這樣的。至於現世紀呢，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是完成一個有機體的，細胞組合的，推陳出新的生物；並且都是有生命的，有靈魂的生物。每一個國家或民族，牠的組織機構，生老病死，都可以用一個人或一個生物來比擬的。假如用人來比擬的話，一個國民處於國家全體的地位，恰恰和一颗細胞處於個人全體的地位是相等的。

所以，每一個國家民族，都自然具備牠的生，老，病，死，的過程；——不過並不是沒有法子可以使牠却病延年的。——這種國家民族的生，老，病，死，通常的歷史家，叫做盛衰，興亡。根據前節所講的理由，所以，國家民族的盛衰，興亡，是組成此國家民族的每個基本細胞都應該負責的。這就是現代國家，和以前帝制國家根本絕異的分野。現代以前的國家觀，國家不妨被視為帝皇個人或少數貴族的私產；關於私產的處分，自然本主人具有無限的權力，可以自由

應用發揮，如果幸而遇着一兩個賢明能幹的君相，便把國家整理得富強昌盛；不幸而遇着很多糊塗荒蕩的君相，便把國家糟塌到滅亡的地步。絕大多數的國民，對於國家的盛衰，興亡，是不能負責，也無從負責的。現代國家的情形，剛剛和此相反；牠的盛衰興亡，決不單是少數人的責任，更決不是極少數的當局者的功罪。無論功或罪，乃是全民族每一個人都是有分的。

既然說決定國族興衰的功罪，每個國民，人人有分，當然也不限於「文人」。可是，「文人」在國家族細胞組合的分子中，乃是適當於耳，目，口，鼻，的地位；「文人」，先天的做了全民族的感覺機管，思考機管，設計及指導機管，所以「文人」的責任，也自然而然前定的比較全民族任何其他部分來得特別加重。

所謂「文人」，這一階級，這理也得粗理地分析一下，大概可以粗枝大葉的分別為三個部分：從廣義說來，普通稱呼為「文人」的，包括着下列三種——事業的文人，學問的文人，藝術的文人。——這職別大概如下式：



現在姑且擱置廣義的不談，專就狹義的文人——純粹的文人——來檢討一下：從浮表觀察，往往會發生一種錯覺，總以為純粹的文人，對於國家民族的影響，似乎比較淺些，因之對於所負國家民族的責任，也似乎比較輕些。至少可以說純粹文人和國家民族的關係，總覺得間接一點。更退一步，可以說至少比較政治家，社會事業家，實業家……等和國家民族的關係總疎闊一點。然而，如果你肯作深刻一層的觀察，那末你的結論，會恰恰相反。即使乾脆地說，純粹文人對於國族盛衰興亡的關係，比政治家，社會事業家……等更密切一些，我想，也並不為過的。

何以故呢，政治家，社會事業家，實業家，……等，他們的好壞，固然會深深的影響到民族的盛衰，興亡；但是影響的對象，是囿於物質一方面的。而純粹文人的優良窳劣，影響到國家民族的榮悴興亡，這對象，倒反根本是屬於思想，主宰，靈魂，一方面的。事業的文人是勞働者，而純粹的文人是設計者。那一邊的人是生產，而這一邊的人是動力。那一邊的人，是任重致遠的「馬」，而這一邊的人，是管理這「馬」的「馬夫」。很清楚的，沒有主宰，動力，根本就不會推動；沒有思想，靈魂，那末即使推動了以後，也根本沒有方向，沒有路綫；也就根本沒有達到目的的結果。

以上的話，是就理論上的討論，當然不免偏於抽象和籠統；應該再具體一些，質實一些，來一個說明：一位偉大文人的思想，就能够轉移一個時代的思想，或創造一個時代的思想；慢慢兒經過相當時間的磨鍊，這思想便造成了學風，文學風產生了勢力，這勢力支配了時代的路綫，這時代路綫決定了這國家這民族的復興或滅亡的運命。

更明白一些，質實一些，找一個具體的比喻做補充的說明：我們用一座小城市來比喻一個大國家好不好？社會的機構，無論大小，總究是一樣的，同是人與人相互牽連着織構成的。這一座小城市，商業的繁榮或衰落，秩序的安寧或騷亂，市民的健康或疾疫，街道的清潔或汙穢，市容的美麗或破爛，是上至市長和官吏，下至小孩和老婦，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有決定的因素的；每一個人都有維持推進的責任的。而所謂「文人」也者，就做了全市市民的耳目，腦筋，就是用語言，或文字，或行動，來規劃設計於事先，指導感化於平時，糾正勸阻於臨時，握住運命樞紐的中堅人物，師範人物。可不是嗎，所謂國家，也不過這樣城市的放大型態罷了。

如果你嫌這樣的具體比喻的說明，還不够確切，那我還可以舉一兩個事實的例子來證明一下：

〔甲〕「荀子，可以算是一位純粹的文人。他的思想，是以堅苦卓絕，勇勵奮勉，腳踏實地，埋頭硬幹，為主體的。他是用「真，積，力，久，則入」來做他的主義。他常常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鑽而不舍，金石為開。」他的思想的系統，是先秦後期受了墨家影響的新儒家，一變而成爲準法家，蛻化而成爲法家的。這思想，感受到了韓非，李斯，開始應用到實際政治上面去，就指導並且輔助秦始皇帝破天荒第一次統一華夏，建立亘古無比的民族偉業。

〔甲二〕顧炎武，陸世儀，（江蘇），黃宗羲，朱之瑜，張履祥，呂留良（浙江），王夫之，（湖南），胡承詒，（湖北），唐甄，（四川），顏元，（河北），孫奇逢，（河南），張爾岐，（山東），閻若璩，（山西），李顥，（陝西）……明末的幾位大師，不期

而同的提倡：積極，務實，樸實，勤勉，堅苦，（各人所同）博求智識，（顯，黃，王，魯，張，閻，尤甚）致力生產，（陸，浙，張，顏，李，尤甚）尊華攘夷，（黃，朱，呂，王，尤甚）……等思想，和學風，在當時空山著書，似乎沒有多大效力；但是只要有健全合理的主張，不怕沒有旁人的信從；到稍後，近一點的，到底造成了清代光芒萬丈學術的復興，——也就是民族復興的一種——。遠一點的，到底釀成了辛亥革命，漢族復國運動的成功。

〔乙〕西晉的文人，如何晏，王弼，王衍，衛玠，石崇，……等，但知道崇尚談玄，揮塵，香衣服，美男子，傅粉塗脂，「男性的」爭奢鬥富，……以至於一絲不掛的裸體運動，狗血淋頭的罵人本領。……舉凡一切一切的浪漫，頹廢，墮落，放蕩，享樂，肉感，拜金，風頭慾，迫害狂，拋空賣空，黨同伐異，……等等所謂「現代病」者，他們那時早已應有盡有，他們實在倒是發明創造「病態文化」的先進。這風氣變成了勢力，影響到整個民族，於是招致了五胡環向漢族集中進攻，不但國破，君辱，家亡，差一點兒就滅了種。

〔乙〕明末文人的習氣，十分之九，同於西晉；其中只少了一種男子裸體運動；却多了四種1.入股2.嫖性慾3.結拜同盟4.魚肉鄉民。結果是弄到「大明江山一座，皇帝皇后二枚，奉申啞納是幸！」當這風氣敗壞的初期，不過起於萬曆末年一兩個陽明學的敗類——顏山農，何心隱輩，經過天啓而至於崇禎，全民族就染上了不可救藥的膏盲痼疾。我們想想；同一陽明學，何以明朝因之而亡國？日本因之而興國？這緣故，值得我們細細吟咏考察一下了。

以上正反兩方面，古代與近代，各隨便舉一個，也已經够了。

再說：一個國家的強弱貧富，暫時的標準，固然是用飛機，大炮，巨艦，戰車……等軍備，及黃金，白銀……等貨幣來判斷；但是一個國家民族永久的，不滅的，偉大或渺小，光榮或恥辱，那末要看這個國家民族有沒有偉大蓋世的聖人，哲人，詩人，文人，學人，藝人，以為評判標準的。並且要看這個國族對於全人類究竟有何等貢獻，以對於全人類貢獻的高下，來評判這國族地位的高下的。德人的永久光榮，不必是威廉第二，而是產生了康德，歌德，恩斯坦……等；英人的永久光榮，不必是依利沙伯，而是產生了莎士比亞，牛頓，達爾文……等。所以目前中國軍備，富力的不及別人，這還不過是暫時的落伍，而並不是根本的憂慮。而以後再沒有領道全國，塑造時代，貢獻全人類的偉大思想出現，這倒是一個根本問題。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偉大不磨的文化發揚出來，縱然一時耀武揚威，稱雄世界，不久定然會

煙消雲滅；東方的西遼族，蒙古族，西方的阿拉伯蠻族，都可借鑑。反之，這國家民族，本來具備有科學的知識，科學的技能，建國的精神，那末即使因某種特殊關係，一時軍備差些，喊一聲「起」——立刻就趕上了。現在的蘇俄和德國，都是證據。

現在重重國難壓迫下的中國，我們都是站在「復興」或「滅亡」的歧路點上；老實說，每一國民，無論他是政府的當局者，或是鄉下的老百姓，人人都有責任，人人都有能力決定這祖國的興或亡。而身為國家民族感覺機官的「文人」，司耳目之職，自然責任更加嚴重，更加緊張。我們現在一言一動，看來甚微，也許會對於祖國能發生鉅大的影響。這不是謊話，胡適之先生曾經下過這樣的比喻：「也許你隨便吐一口痰，會因肺菌傳染，而致全村死滅！」真不是玩的。其實，孔子所說的「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和顧炎武先生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牠的真意，也就是如此。

我們屬於文人的，在現實的時代之下，究竟應該怎樣做呢，我們得要求自己反省，要求自己考慮。等待數百年以後，赤裸裸地站在我們的子孫面前，再來評判現代的我們的功罪。

### 悼卡斯特敦

卡斯特敦 (G. K. Chesterton) 於上月十四日因心臟病逝世。卡氏是書評家，文人，編輯和著作家，也是倫敦文學界最出色，最令大家喜歡的一個人，突然逝世，不僅是英國文學界一個損失，也是世界文學界一大損失。

卡氏以批評關於藝術的書籍，開始他的文學事業。後來他的作品在文學，黑白，雙週，獨立評論，英國畫刊，每日新聞等大雜誌上發表。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著作家，他寫傳奇，偵探小說，小品文，論文，和傳記。他的作品極多，不下五六十種，最膾炙人口的有狄更斯傳 (Dickens)，蕭伯納傳 (George Bernard Shaw)，文學中的維多利亞時代 (The Victorian Age of Literature)，英國小史 (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埃爾蘭印象記 (Irish Impressions)，美國見聞錄 (What I Saw in America)，詩集，吉訶德先生的歸來 (The Return of Don Quixote)，斯梯芬遜傳 (Robert Louis Stevenson)，詩人與狂人 (The Poet and the Lunatics)，羅馬的復興 (The Resurrections of Rome) 等書，他的雜誌文更多不勝舉，這些文章除了短篇小說和詩歌之外，也包括遊記，傳記，小品文，羅馬教義等等。

## 摩西的話

方家達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這是摩西晚諭以色列人的話，  
這時候，

別學耶穌的說教！

「有人打你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你瞧；

我們已經挨過那人多少錢嘴巴！

他就愛那麼一手兒，

打了右臉再打左臉；

等一會兒，

對不起，他還要

挖掉我的眼睛敲碎你的牙！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記着這句話！

不然，

我們老得挨那人的嘴巴。

是時候了，

別再讓他

一次二次……的打。

起來吧，先

將他趕出你我的家，

親弟兄，

記着這句話！

馬上實現它，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 呈獻

張一萍

朋友！

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道路，

障礙重重？

大家莫嘆「行路難。」

嘆息，無用！無用！

挺起了心胸，團結不要鬆！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朋友！

是誰？把恥辱烙在我們同胞的背  
上。

壓得我們不能彈動

我們要屈伏，怎能！怎能！

把槍口瞄準了我們的敵人。

讓我們鮮紅的血，

來洗刷敵人踏在我中華民族的山河  
內的蹄痕。

走哇！……朋友，

我們的憤恨跳出了心胸，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洶湧……

走哇！……朋友，

正義的大旗在前路招展，

走上那光明的路程。



## 讀曲隨筆

## 獅吼記雜探諸小說

趙景深

「獅吼記」是明代一部別開生面的傳奇。我們看慣了那些悲歡離合的戀愛戲，我們看慣了女主角當尼姑後來還俗的老套，忽然看到一本純粹的喜劇，描寫男主角懼內和女主角發雌威的戲真覺口味為之一換。

此戲可說是為上演而作的，其中諧趣極多，無怪手呂天成的「曲品」要說是「備極醜鶉，總堪捧腹。」作者把這一對夫婦形容得淋漓盡致，真是一幅絕好的浮世繪。

普通我們都認此劇為汪廷訥所作，但周暉的「金陵瑣事」獨特異議，其中說：「陳蓋卿所聞工樂府，滌上齋樂府外，尚有八種傳奇：獅吼，長生，青梅，威鳳，同昇，飛魚，彩舟，種玉，今書坊汪廷訥皆刻為己作，余憐陳之苦心，特為拈出。」但據我們所知，陳所聞僅工散曲，從未作過傳奇，此說似不可信。周暉所舉青梅記已見桃梅伯的「今樂考證」，威鳳記已見曲海總目提要，彩舟記今有傳本，惟飛魚記似未見記載；以上四種均為王國維曲錄所失收。我們雖不相信汪冒陳作之說，但因此知道了汪廷訥還寫過「飛魚記」，却也未嘗不是令人高興的事。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載有「彩舟記」，「叙三笑姻緣事，這「綵

不是那「彩」，大約這「綵」是清人的作品，與那彩並無關涉。

朱彝尊的「靜志居詩話」卷十八載汪廷訥有「環翠堂集。」據長澤規矩也的「明代戲曲刊行者表初稿」，知道汪廷訥的「獅吼記」確為環翠堂所刻，那末，「獅吼記」的確是他自己刻的了。但該堂主人却作高士奇或高士里，或許為了汪廷訥曾作過「高士記」，便以高士奇為假名吧？觀天書，投桃，獅吼，彩舟等都有環翠堂的刻本，那末自己刻曲的事當屬可信。但他雖有長生記「雜用曇花」，（曲品語）與湯顯祖王百穀遊，聯句集唐人詩，（明詩綜語）究竟還會寫一些詩，不至讓他人的著作以為己有，我們至多只能相信陳所聞曾經一部分的做過汪廷訥的合作者罷了。

即觀獅吼，也是雜用諸小說的。設汪廷訥果係陳所聞，陳所聞又偷各家的筆記小說，那真變了「儉而又儉」了。若說汪廷訥愛偷別人的作品，當然明贓俱在，既有呂天成一舉發在前，復有在下指摘於後；若說汪廷訥偷陳蓋卿，而陳竟不發一言，他人亦未言之。僅憑周暉片面之詞，那

就令人難以置信了。

獅吼差不多把所有可以用的懼內的故事都用了進去。

試摘發於後：

(一)荀介子 第九齣「奇妬」柳氏向內大叫云：「小厮你聽着，但有年幼的朋友來拜，竟自回他，休得通報。」後來蘇軾差院子來請陳造去遊春，柳氏聽說有人來看她的丈夫，忙說：「你且住，我去張一張，若是年幼的朋友，不許你出去。」這是襲用荀介子故事的。梁沈約的「滄俗說」云：

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時在中兵參軍，來請荀語事，論學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學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二)王文穆 第二十一齣「訴冤」陳季常說：「正欲求東坡題一齋名。」東坡云：「何不名曰四畏？」季常云：「只聞君子有三畏，那一畏安在？」東坡云「兼畏老婆。」這是襲用王文穆的故事的。清趙吉士的「寄園寄所寄」云：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就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楊笑曰：「兼畏夫人。」見遺愁集。

(三)李大壯 以上所引兩節還不過是小地方。本節和下節却是大段的引用。第十六齣「頂燈」叙柳氏將陳季常的頭「髮縮爲匾髻，安燈盞燃火上，」便是全齣都說這件事，這是襲用李大壯的故事的。宋陶穀的「清異錄」云：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籍匾髻，中安燈盞，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木偶，人譁目之曰「補闕燈臺。」

(四)某士人 上節僅被用爲一齣，本節則被用爲兩齣，即第十七齣「變羊」和第十九齣「復形」。茲節引這一齣的對話如次：

生 (低云)不瞞巫師，娘子用長繩繫我足上，不時扯繩，怎能暫脫！倘有妙用，自當重酬。

淨 待我家去牽羊來，自有道理。

(淨解生繩繫羊足介)

(附生耳)這般，這般。快走快走！

(生應急下)

旦 (牽繩上)這半日我不曾扯繩兒，陳郎敢睡熟也！

(扯介)內作羊叫。如何耳內恍聞羊聲？(又扯介)羊上，且慌視！呀，怎麼不見丈夫，只見一羊，就殺我也！就殺我也！(淨上慢行介，且大叫)

(巫師，巫師！)

淨 大娘子有何吩咐？

且 我怕丈行胡行，日用長繩繫其足。欲見便扯繩兒。方纔扯繩，只見繫的是羊，不知丈夫何處去向。淨（用手抹羊細看，大駭）這是陳門祖先，怪你積惡，故罰郎君變羊。

且（抱羊哭介）我的丈夫呵！怎得你還人道脫獸牽？大娘子，這事不難，只要你齋心懺悔。你須齋戒三日，我替你哀求鬼神，令放郎君，還復本體。

以上是「變羊」，下面便是「復形」：

淨（解羊繩繫生足，大念云）鬼神洋洋，昭格四方。赦過宥罪，頃刻亡羊！呀，忽然又變成郎君了。大娘子快些出來！

且（見生驚訝抱哭介）相公這兩日在那裡？兀的不想殺我也！

生 娘子，爲羊多日受艱辛！

且 這羊兒你何曾做得慣？

生 覓餐草根，到如今腹痛還難忍。娘子你今後可容我娶妾麼？

且（想介）這個再計較。（生跌倒做羊叫，且慌抱云）容你，容你！

這是要用某士人的故事的。宋周文珣「開顏集」云：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於夫小則罵詈，大則箠打。常以長繩繫足，且喚便牽至。夫密乞巫媪爲計，因婦眠

，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踰牆避。婦人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媪。巫媪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請。」

婦因悲號，抱羊大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妬。媪乃令七日清齋，舉家大小，悉避於水中，祭鬼師，咒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聲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猶憶啜草不美，腹中痛耳！」婦人愈哀，自此不復妬矣。

汪廷訥不僅襲用故事，把荀介子，王文穆。李大壯以及某士人夫妻們的事情全都套在陳季常和柳氏的頭上，並且喜歡翻古文，第十五齣「赤壁」翻的是蘇軾的「赤壁賦」，第二十六齣「祖席」則翻的是蘇軾的「方山子傳」。

他不僅愛雜採小說家言，愛作翻調，並且愛搜羅典故，第二十三齣「冥遊」歷叙古來妬婦，簡直是「古今妬婦大全」了。其中叙呂后和廣川王越妃昭信並見「情史」卷十四「戚夫人」和「修妬夫人」條。

最近看白雲生韓世昌李鳳雲等演此劇中的梳裝，遊春，跪池和三怕，甚爲有趣。這四齣原來是第九齣「奇妬」，第十齣「賞春」，第十一齣「諫柳」以及第十三齣「鬧祠」。「三怕」把「鬧祠」中的真人見土地改爲夢見土地，比原本要合理得多。倘演全本，把入冥也改作假設地府，像包公審郭槐那樣，就可以將這戲變成純理性的戲劇了。



## 遺恨

魏詔葵

靠着欄杆望出去，一眼看到的是那一片柳樹排成的綠色屏風豎立在湖邊，屏風的外邊那廣闊的湖面，在太陽的照耀下，像是鋪着無數銀片，湖中颺着很多隻蓋着白色頂篷的小划船，遠望去像是浮着一羣白鵝。還有那裡面佈置得像書房客室般的書舫，颺蕩出那弦管的音樂和着那少女的歌聲播送到湖面，連屏風裏邊的岸上，也隱約可以聽見。

岸上平坦的大路，來來往往的人，像趕集般的多，但並不匆忙；是這樣安詳，瀟灑，像是數着步子般在曠着，即使是抬轎子的，在這裏也沒有絲毫趕路的樣子，前後兩個人合着脚步慢吞吞的踏着。這些人雖則在年齡服飾方面有着很大的區別，但是不管是男的女的，走着的是坐着轎的，大半胸前都掛着一個一尺見方的黃色口袋。手上提着或者轎邊掛着的是一串串的金銀錫箔；和一隻竹篋製成油漆了各種顏色的香籃，裏面裝的都是香燭蠟燭，現在正是西湖的香節，這些人都是靈隱那些大廟裏的主顧。同時，也是臨安城裡各商家一年中最感謝的恩客。

清明節邊的天氣，午飯後真是困人，懶懶的使不出一點力，靠着欄杆望得出神的這位不像商人也不像吃文墨飯的大漢，這時立直了身子，將兩隻疊起靠上欄杆上的膀子，分開了向上一伸，頭向上一仰，打了一個呵欠。

「唉！」隨着嘆了一口深長的氣。

他想起了那般在太平山上的弟兄，是否能像往常他在山上時一樣的尋快樂；這些時大碗酒肉的集會是不會一天缺少的，還有那一幕幕不同的喜劇，也是每天必有的，因為這時節最發利市，那些達官貴人們，多半在這個時候掃墓或者省親，太平山下原是一條大路，每天總有兩三起。雖則，達官貴人的前後，有的是家兵家將，但是那些吃飯的膿包，經不起弟兄們一擊，強一點的是把東西丟了，保着主人跑掉；還有那聽見鑼聲一响就開步逃了的，扔下那些嬌生慣養的達官貴人或者連同太太小姐們一起被擄上山來。他想起那些平日裝腔作勢的官兒，跪在虎皮椅下的那付可憐可鄙的神情；陰沉的臉上浮起了得意的笑容。但是他從來沒有殺過他們，祇是看他們貪污聲名的名大小給予他們深淺

不同的警告就放走了。而這次他瞞着共患難的弟兄們下山到臨安來，却是裝殺掉一個和以往放走的差不多的達官貴人，不過，這一位不是那些僅僅剝削一個地方的民衆，吸一點脂膏的；而是要出賣國家，使整個民族淪爲奴隸的身膺宰相重職的大奸臣——秦檜。他來到臨安已經是十來天了，但是，他祇能從防護森嚴的相府門前去走了兩三次，連向相府門內多望幾眼，都得謹慎點，怕被那些快班捕頭看出了破綻。並不能像在太平山上隨意把山下過路的那些貪官污吏抓上山來給一點處分那樣的便利。這十幾天來，他興氣悶極了，內心像夏天暴雨要來而還沒有來，那時的滯塞氣候。而眼前擺着的是這樣一幅歌舞昇平的風景，大家把那佔據了江山一大半，距離臨安並沒有多遠的金寇完全忘記了，這真是亡國的氣象，不由得不浩嘆了。

他旋轉身子背着西湖向自己的房間走去，走了沒有幾步，又掉轉頭來看看了這湖光山色，自言自語說：「算了吧，還是回山去吧。」他停止了前進的脚步，將雙手放在背後相互的捏着。頭低着凝神望着樓板，他浸入沉思中了。忽地將背在後面的右手捏起了拳頭拿起來用力在頭右邊擊了兩下，又自言自語說：「不，這可恥的念頭，我施全不替岳元帥報仇，還等那個，我非殺了這個奸賊不可。」他抬起了頭用眼掃射了週圍一下，邁步走向自己的房間裏去，他覺得剛才的舉止有點失常，幸虧這客店裏的住客，

不是燒香就是逛湖都出去了，不然，被人家看見了，不是要疑惑他是有神經病。

他走進房裏，看見了擺在桌上的茶盞，開始感覺有點渴，走過去揭開蓋子一看，已經沒有好多了。他就走出房門口向着樓梯那邊喊：

「茶房！」

樓下靜悄悄地沒有回響，又喊一聲，仍然沒有答應，接連喊了三聲，總算有人答應了，這答應的聲音是從鼻孔出來的。他感覺這客店太死氣了，不，這整個的臨安城都太死氣了。

茶房帶着惺忪的眼睛走了進來，望着這客家向茶壺一指，他一聲不響的拿出去了，好半天，才將茶壺送進來，他看見客家躺在牀上閉着眼睛，就拿了一個杯子斟滿了茶送過去：

「先生，請喝茶！」

「好，放在桌上。」

一張沒有表情的臉，沒有抑揚和尾音的語調，茶房感到時候這樣的客家實在乏味，說他是擺架子，不是的；說他是有病，也不是的，他總覺得這個客家有點異樣，自從住進來後，沒有看見他去燒香，也沒有看見他去遊湖，說是做生意的吧，又沒有看見貨物，說是謀差事吧，沒有看見他提筆寫個信件，最奇怪的是十來天沒有一個朋友來往

他忽地担心到這客人會真的在這種生起病，在這樣有味  
的春天，侍候病人不是事，他想起這客人的興趣，於  
是這樣地說：

「先生：今天靈隱寺裡非常熱鬧，所有菩薩面前的擺  
設，都擺了出來，廟前廟後都紮了彩，因為明天秦太師要  
去進香，你先生何不今天去看看？」

「什麼？秦太師到靈隱去進香？施全一下子從鋪上坐  
了起來，臉上的肌肉都緊繃了，在茶房的眼裡，覺得他這  
幾句話引起客人的高興了。

「是的！先生。」茶房含笑的回答，他希望客人馬上  
出去，他好再去尋他的好夢。

施全沉吟了一下，興致勃勃的站了起來。

「好！我也去看看熱鬧。」

施全走出了客店，沿路走沿路想着，這是一個好的機  
會，不可錯過，要想個法子攔他的身才好；但不曉得這個  
消息是否確實，也許是茶房聽了一種不可靠的傳說而已，  
也許是別的官員要去進香而錯爲秦太師的，他匆忙忙的走  
，好像從前跟着岳元帥時奉着傳令的使命般向前趕路，等  
到那飛來峯出現在他面前時，他的心不住的跳動起來，脚  
步却慢慢的向前移動了，他像探險般的接近靈隱寺的山門  
，果然不錯，山門上紮着鮮麗的彩，他的心花怒放了他，  
望裡走，進了大殿，人真不少，香烟簡直刺得人的眼睛不

能舒服的睜着，他忍住了眼淚把眼睛睜大些望着大殿正中  
大佛面前的香案上的擺設，真的，一些嶄新的不知名的錫  
器擺滿了，香案兩邊還有兩個和尚守着，燒香的客，一面  
拜佛，一面爬起來圍着那兩個和尚，秦太師明天什麼時候  
來，和尚的回答是上午，臉上是欣然的，當然他們在明天  
可以朋分一個不小數目的香錢。他知道事情是確了，於  
是走出大殿，向着回去的路上走去，他一邊走一邊左右望  
着，審察什麼地方可以藏身，比較便利能攔近秦檜的轎子  
，他知道明天的戒備將是非常嚴密的，不設法埋伏一個好  
的地方，是難於下手的，他現在走出飛來峯已經半里路了  
，在一個橋邊停住了脚，他被橋下潺潺響着的流水吸住了  
思想。這是一個小澗，流水是這樣清澈，水底的石子和水  
裡的小魚都很明白的可以看出。他從橋旁邊走下來，蹲下  
身子用手試了試澗水的深淺，恰恰一隻手被沒在水中就可  
以摸着水底的石子了，他想這是個好地方，橋是自然的屏  
障，澗水是這樣淺，他可以站在水中躲在橋下，等那奸賊  
的轎走攔時，就一個勁步跳上去做掉他，他又看了看上橋  
去的兩邊土坡，來路的坡很高，從橋上跳上去很要費點力  
，回路的坡的左側崩了一大邊，他決定等那奸賊燒香回時  
下他的手。

他帶着興奮的笑容回到了客店，那個茶房覺得這個客  
家今天的臉上放晴了，不像往日老是像要下雨般陰沉沉的

，他迎着他走上了樓，走進了他的房內。一面拿着臉盆，一面問他：

「先生！靈隱是真的熱鬧吧！好玩吧？」

「熱鬧！還不錯，好玩！」施全這樣回答他。

等茶房把洗臉水端進來後，施全這樣囑咐他：

「明天！你替我買一隻雄雞，一條大鯉，一斤肉，煮好後向你老板借個提盒裝着，另外還替我買一袋香，一對蠟燭，一串金錢錫箔，一清早就來辦好。」

「先生，你明天也要去燒香嗎？我們這種燒香的規矩，是只要多買蠟燭香紙，用不到三牲的。」

「你不用管，照樣去辦，辦得好當多給你的酒錢。」

「好！好！」茶房覺得他可以撈點財喜了，合着笑退了出去。

黑夜籠罩了大地，整個客店在黑暗裡，左右的客房裡的客都因白日的疲倦發出鼾聲了，施全却再也睡不着，他把那利銳的匕首撫摸着翻來覆去，撩張帳子看看窗外還是一片黑色，好像是不會再天明的，等他想到了疲倦極點合住眼睡了一覺醒來時，窗外已經是完全天亮。他急忙的起了身，盥洗後，提着茶房替他辦好的東西走出了客店。

到了清波門外的空場上，他把三牲擺好，蠟燭燃起，錫箔也點着了，他從香袋裡抽出三支香點燃後高高的舉起

，他仰起了頭向天空默禱着：

「岳元帥，兩位小將軍，你們是為國家民族而犧牲了，害在奸臣的手裏，使我們都不能痛飲黃龍酒！我施全是沒有一天安心過，雖然，從前那一小部分弟兄仍然回到太平山過着替天行道的生活，但是，我過不下去，我從前是怎樣下山來的，跟着元帥打仗又為的是什麼？如今，元帥你雖然是去世了，但是，你的話我不能一天忘記，我要替你報仇，不，我要替整個民族報仇，今天我就馬上去殺掉那奸賊，元帥，請你保佑我成功。」施全默禱後，把香插在地上，連磕了幾個頭，望了望祭品和焚化了的香爐，站起身子，拍了拍身上的灰，就回轉頭向靈隱的路上走去。

在施全伏在橋下時，秦檜已到靈隱寺燒香去了，約摸過了一個吃飯的時光，馬蹄聲從遠處慢慢走近了，「得得！得得！」踏過橋上時，在橋下的施全感到這個橋快要塌下來的樣子，同時，他聽到自己的心臟的跳躍的聲音，若不是有着馬蹄聲，一定會被人聽見。現在馬蹄聲走完，從橋上走着的是靴子聲。施全知道橋快走到了，他準備了起躍的姿勢，等到他聽到轎槓的呀呀的聲音時，他把匕首的柄緊緊的捏着，用力向上面一跳。

「喝！」

他大叫了一聲跳上了坡，然而，那被水浸透了的鞋底踏着坡上的綠草時，將他一滑跌倒在橋邊了，雖則很快的





## 怎樣上演前時代的劇本

白雲

眼前戲劇運動者，有兩件工作應該做的，一件當然是多量地上演近代戲；另一件就是上演過去的（前時代）名劇。

我們知道，由希臘愛斯魯斯這三位大悲劇家起，我們的前人是給我們留傳下不少寶貴的遺產的。

對於這些遺產，我們不僅應當珍重地保存在圖書館裡，更應該謹慎地把它們搬到近代的舞台上。這裡的所謂把前時代的劇本搬到近代的舞台，並不是說把那些名劇，原封不動地搬演出來；我們知道現代的劇場，舞台，觀眾都不適宜並且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搬演。而且接受遺產不應該囫圇吞棗；應該有意義地去分析它，批判它，替它着上現代的新裝，換上現代的肚腸，增上嶄新的光輝。這樣，上演前時代的名劇，才是有意義的工作，才對得住留給我們寶貴的遺產的前人了。

更詳細地說，對於上演前時代的劇本，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有下列數點：

（一）對於劇本，我們應該用時代的眼光去認識它，分析它；並且應該重新給它一個估價；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上演希臘悲劇，我們不能仍舊用希臘時期的眼光去看它，上演莎士比亞的戲，也不能仍舊用莎士比亞時期的眼光去看它。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道德觀念，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封建時代的劇本，標榜「忠君」；這與現代的觀念就完全不同了，我們若是仍舊以「忠君」的觀念去上演那個劇本，一定會獲得一個相反的效果，一定不會被現代的觀眾所接受。比方希臘戲劇總以「神仙」為主，甚麼事到了不能解決的時候，就一定有一個神仙來搭救。像這樣的劇本假使我們原封不動的搬上現代的舞台，會讓觀眾覺得荒誕可笑的；這種上演豈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到莎士比亞時代，他們寫戲的重心就改變了，他們知道當時的觀眾對於「神仙」已經不是那麼重視。那時是貴族階級當道，所以莎士比亞的劇本，就以貴族為重心了。然而到現代，我們能把它為貴族說話的劇本給予觀眾嗎？不能的，那樣不但演出的效果不會良好，也就沒有真正地把莎士比亞的偉大介紹給觀眾；也就是沒有正確地認識莎士比亞。

所以，我們上演過去的名劇，第一步就應該用現代的

眼光去認識這個劇本，去仔細地分析這個劇本。我們應該追溯這個劇本能留傳到現代的原因，我們應該評一評這劇本在藝術上的價值，更應該用現代的眼光來估計一下這劇本的時代的價值。

(二)上面說的，比較是近乎消極方面的，積極地說：我們上演前時代的戲，大體應該採用兩種方法，一種是「再處理」，另一種是「翻案」。當然這兩種方法也都是根據我們的認定的。

所謂「再處理」和「翻案」，看起來似乎沒有甚麼多大的分別；可是就實際情形來說是不相同的。我們現在分別地來談談：

無論怎麼樣的戲，它一定具有一個「中心意識」的。

這「中心意識」就是作者附在劇中主要的思想；更淺近地說，就是作者寫這個戲為的是甚麼？為的就是用各種方法來闡明他的這一點意思；這一點意思，就是劇本的「中心意識」，就是劇的「主題」例如小仲馬為了闡明「社會對於女人的不公平這個意識，所以寫了「茶花女」，「社會對於女人的不公平」就是「茶花女」的「主題」。

「主題」的來源，是與時代的思潮，道德觀念和個人的思想有關的。個人的思想和社會上的道德觀念是依着時代變遷的，所以最足以影響「主題」的是時代。這也就是說，時代變遷了以後，有時原有的「主題」不能存在了。

時代既足以影響原有的「主題」的存在，那末我們上演前時代的戲就不能不設法給它一個新的「主題」了，這新的「主題」就是合乎現代的「主題」。給它一個新的「主題」的方法，一個就是「再處理」。

每個劇作家，當他抓住一件客觀的事實，或者一個獨特的性格，或者任何一個思想；他一定根據他對於這件客觀事實，或者一個獨特的性格，或者任何一個思想的認識予以處理；這處理是根據他自己的思想和時代的思潮的。這處理的結果就產生了劇的「主題」。前面說過了，「主題」是會隨着時代動搖的，所以我們現在來上演前時代的戲應該給它一個新的「主題」，也就是把原有的這個材料，來一個重新認識，根據時代的思潮再來一個處理。這就是所謂「再處理」了。

「再處理」與着重(emphasis)和同情有關。我們現在舉一個實例來說：譬如「茶花女」的「主題」是「社會對於女人待遇的不公平」，所以作者從頭至尾都着重在環境的惡劣上，用法維爾和伯爵們的包圍，用阿芒父親的要求馬格哩脫離開阿芒，來顯示馬格哩脫受社會環境的逼迫，虐待；另一方面也表現出馬格哩脫內心的不得已的痛苦，這樣才會使馬格哩脫獲得觀眾的同情，這樣「社會對於女人待遇不公平」的主題才存在得了。假使我們現在上演「茶花女」，把着重點轉移到馬格哩脫的墮亂生活方面，把

她極力表現成一個浪漫墮落的壞女人；那麼法維爾不會遭受觀衆的厭惡，阿芒的父親更能獲得觀衆的同情了。這樣一來，「茶花女」的主題不是就變成「一個浪漫女人是會得到好下場的」嗎？這是一個解釋「再處理」的例子。

所以我們要給前時代的劇本一個「再處理」，就是用現代的眼光去轉移原劇本中的着重點，藉以轉移觀衆對於劇中人和劇中事的同情。這是屬於意識方面的「再處理」。

還有技巧方面的「再處理」。比方「莎士比亞」的戲裏面，特別利用「獨白」(Soliloquy)和「傍白」(Aside)；這是爲了受了當時舞台的限制，因爲當時不是寫實的舞台，爲了傳達劇情，他不能不利用這種技巧。可是現在來上演「莎士比亞」的戲，在寫實的舞台上，就不必仍舊讓他的獨白和傍白存在了；除了我們故意想保存「莎士比亞」的風格和欣賞他美麗的詞藻。因爲現代舞台上再利用獨白和傍白，會引起觀衆的厭惡和發笑；況且這與現代也寫實的原則也不協調。

除了「再處理」，第二種是「翻案」。「再處理」是移換劇中的主題，而「翻案」是恰好給原劇主題一個相反的確定和處理。

例如歐陽予倩的「潘金蓮」，這是根據「水滸」上的故事寫的；「水滸」的作者把「潘金蓮」寫成一個惡惡的淫婦，而歐陽先生所改編的「潘金蓮」，却相反地把她寫成一個聰明能幹的女人，因爲武大郎的懦弱無能，不能令她滿意，所以她正當地作一種反抗，她之愛戀武松和西門

慶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這樣不是剛好與「水滸」的作者的確識和處理相反嗎？這也是一種「翻案」。

總而言之，「再處理」也好，「翻案」也好，目的都是爲了讓舊的戲劇受一翻受一翻時代的洗禮，讓它適合現代的需要，有現代的精神，有時代的價值。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用時代的眼光去認識它，分析它，並且還用「再處理」和「翻案」的手段去完成它。

除了上述的幾點以外，另外還有一點我們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上演前時代的戲，應該保存原劇的骨架。

一個戲最基本的兩件東西就是結構和性格。「結構」爲的是表現「性格」。「性格」是最寶貴的一件東西。一個好的戲，它的情節應該是隨着劇中主要的「性格」自然地演變的。能讓一個戲存留永久的，不是故事或者其他的東西，就是「性格」。(關於「結構」和「性格」不能在此處詳加解釋)。

總之，我們上演前時代的戲，不能把原劇的「結構」和「性格」改動，因爲這兩點是一個戲的靈魂和骨架，假使把一個戲的靈魂和骨架都改動了，那不算是上演前時代的戲，不算是上演「莎士比亞」的戲或者「莫利哀」的戲，只算是上演「你」的劇作了。比方我們上演「茶花女」，我們把原劇的結構和馬格哩脫的性格改動了；這算得是小仲馬的「茶花女」嗎？除了說是劇作以外，連改編都說不上。當然，結構上不得已的略爲的變更，並不是絕對不允許的；譬如現在上演「莎士比亞」的戲爲了適和近代的舞台，就不能不把原劇本略加增刪或者改動。



## 悄悄地揩乾了眼淚

胡紹軒

昨天下午就有一個穿西裝的人，跑來定了三十五份西

奔菜。說是××文藝社準備在這裏舉行聚餐會。果然，今天一到五點鐘就開始有人來了。首先進來的，還是那位穿西裝的人，據他自己說，他並不是主人，他是招待。主人要到六點鐘才來。第二個進來的，是一位穿着米色外衣的高高個子的人，一進來，他們就握手，那個穿西裝的人就

「詩人！好嗎？」

「好！謝謝！你可好？」

這時候，我就送上了一杯茶，和一個手巾。聽說是「詩人」，我就特別向那個穿米色外衣的高高個子的人看了一下，當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在教科書上也讀了許多詩，也聽老師說過「詩人」的名詞。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詩人，今天不知走上了什麼紅運，使我有此眼福。

一分鐘後，我又提着開水走到詩人的跟前，我一邊沖開水，一邊又偷偷地向他臉上瞟了一下。

接着就來了許多的人。他們東一堆西一堆的談話着，於是，我就茶呀手巾的忙了起來。

壁上的鐘剛剛走到六點的時候，就聽見門口有部汽車殺住的聲音。接着，就有一位很和藹的三十多歲而穿着中山服的人走了進來。他一進門，那位穿西裝的人就喊了一聲「社長」，接着，坐着談話的人就都站了起來，都向社長點頭；於是社長笑咪咪地伸出一隻手，和他們一個個地握着。

十分鐘後，他們就開始用餐，我同夥友們就把麵包送了上去。當吃完俄國小台和來路牛尾湯的時候，主人就站起來向大家講了一番話，並且還敬了一杯酒。當他們吃完炸桂魚以後，就有一位穿着長袍馬褂的人起來發言，據說他也是一位招待。真奇怪，在這三十多個人中，各色各樣的人都有，這在他們的服裝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最令我注意的倒不是那幾位穿旗袍的女士，而是那位坐在穿長袍馬褂的側邊的穿着軍服的丘八，一個捏筆的文藝社裏坐着

一個捏槍的丘八，這倒是一件趣事，那位穿長袍馬褂的人，就是和他先咕噥了幾句，才站起來說話的。他說：

「我剛才和一位社友商量了一下，我覺得我們今天是聯歡會，那末，我們就應該同樂一下，不能讓空氣太沉悶。我覺得最好是說笑話，講故事，唱歌，唱戲，每一個都來一段，這樣又簡單，又有趣，各位贊成嗎？」

一陣鼓掌。都表示贊成。

「那末，就從你起了！」在座位當中就發出這樣一個聲音。

「就從我也嗎?!……」穿長袍馬褂的人還沒有坐下，接着他就說：「也好，我首先就講一個笑話。好在這裏有一位河南同志，我說後，看我的河南腔是否學得對，乾笑了。眼睛。」

「正月裡來是新春」一類的東西，並且都很有穩，像戲迷一樣。所以有的時候在說話的當中，他們也以這種調兒說出來。有一天，有一位河南老鄉到潼關去，忘了路，在路上看見一個女子在扯水，於是就走攆出向她問路，並且是用一種「正月裏來是新春」的詞調兒問：「請問大姐潼關道，誰知那位扯水的女人也是一個戲迷，接着也用一種同樣的調子回答說：『潼關大道向南行！』誰知她這一唱哪，忘了形，手一鬆，就掉到水井裡去了。原來他們扯水是在井旁邊掛一根大木頭，木頭上面就綁一根大橫槓子，

一頭就吊着水桶，一頭就綁着一個大石頭，她那一唱哪，忘了形，手一鬆，槓子一擰，布冬，就掉到井裡去了，她既然掉到井裏去了，那末，那個問路的人就應該趕快去救牠哪，可是他不懂不忙的走到井邊，還是用一種唱戲的腔調問她道：『或是深來或是淺？』這時候掉到水井裏去了的人，應該大聲喊救命囉，可是她不，她還是用一種同樣的調調兒回答道：『我昏昏昏迷不知情！』」

一陣鼓掌，大家都笑了起來，尤其是他學的那種腔調令人好笑。

「河南老鄉！你說我學得像不像？」那個穿長袍馬褂的人坐了下去，向着當中的一位穿便衣的戴着眼鏡的人這樣問。

「像，像，很像，很像。」那位穿便衣的人接連的笑着說。

接着就是那位穿西裝的人站起來講笑話，我因為要預備上菜，呆在廚房裏，沒有聽清楚，只聽見一片笑聲透過門前的屏風落到廚房裡來。等我把火腿雞蛋送上時，他們全體的視線都落在那個穿黃色軍服的丘八身上了。只聽見他們當中接連的推荐說：

「無論如何要請王同志講個笑話！」

「王詩人的笑話是頂多的！」

——什麼，那個穿軍服的丘八還是一個「詩人」嗎？





## 一層板壁隔開的兩個世界

紫 墟

早早聽說有兩個遠客降臨，帶着歡喜，帶着懼恨的渴盼了幾時，果然來了，——這一天是猛烈的凄風冷雨。

一個是現得溫靜，不大高，一個是確實的矮，而表示些煽動性，她們雙雙走進客廳，被許多中華民族的和平之壁笑迎接坐了，準備好了的歡迎會，和參加的來賓，都已陸續齊到，原來，我也曾預備列席一邊，痛快的問幾句話，不想見了她們，雖說看出和我們一樣，而且有笑，有熱情，有禮說，但許多憤恨和傷悲忽然都一時陡從心上翻起，好像她們的笑始終是虛浮，她們的眼光始終是蔑視，她們的聲浪依然是在擊打我們飄浮在無邊大海的生命船，當歡迎者都堆起笑臉在兩個之前，我恨不能用一把火把牠燒成焦黑。

那不是殺我們同胞的國民嗎？那不是搶我土地的強盜之徒嗎？那不是世界陰險，狡毒的帝國主義者之子孫嗎？敵人，××——招呼我進客廳入座，她兩個更清楚的擺近我眼前，更活躍地跳動我的感情和記憶，我很想動手，但，她們都在含笑，她們都在舉譚，能怎樣呢？單獨的人

終於沒有入座，毅然地退回樓上房子裏了，躺倒枕上，心頭如茶如火，萬緒奔騰，

樓下便是客廳，應答聲，笑語聲，尤其是喀喀吱吱的語言，特別不願意聽牠，特別清楚的打進耳鼓。有說：「隔層樓板隔層天，」真是荒唐。

矛盾的心理，老是操縱着無依的行爲，一面極不願聽聞那些，一面又很想看着她們談笑，我忽地再下樓來，繞到客廳後面的飯堂，牠們兩個之間，原來有一層板壁，門窗三個，約一尺徑的玻璃可以傳達兩方的消息，會役老胡，老羅，大司務，運秀們在這塊忙着送茶遞水，偷閒還擠到窗口看一回，寄宿舍的朋友們都圍在這塊趕了上去，都來趁熱鬧的。

主席桂夫人正致歡迎詞，她是一口很流利的英文，也是很精悍的一篇演講，雖然我能懂到的祇有幾個清楚的字，但從她口裡時時吐出特別響亮的，*our own* 兩個字時，在稟賦了母親西方美的面龐上，碧實的雙目中，閃出一道慈和，仁愛的祥光，完全顯露出中華民族的風儀和氣度，

而她們胸危立，慷慨而譔的委致，又表示了中華民族的新青年，新女性一種矯健果敢，活潑坦白的氣象，我承認她短短的幾句話，是不辱沒我民族榮光的。

兩個客人中，較高的一位先立起致詞，英語很慢，但很清楚，婉曲，謙虛的句調，充滿了同情和友誼，側耳傾聽，娓娓動人，幽嫻，溫穆的態度，確實令人藹然相親，抬起頭，想到她出身於侵略者野蠻之群，我不知道是愛憐？還是痛恨？

矮客人致詞之始，她不能暢說英語，僅僅來了幾句開場白，隨行有馬小姐，担任翻譯，於是不慣聽的聲音，又銳利的鑽進耳裡。

「世界上有一種人，是不能被人原諒的，始終不能原諒的：就是他做強盜，不論牠爲什麼？××現在即是處在這種做強盜的地位，不管牠意志是不是願做強盜，然而環境支配牠做了強盜。」——她劈頭就這樣咕噥一陣，動躍的心，悚了一下，隨後又聽她說了她們朝野意見分歧，她們準備着引導大眾走上和平洗手的路上來……這幾句話，或許她是誠懇的，然而親善對於我們失了信仰的這顆心，聽了這些，更增加了無名的惱恨，楊從另一角的玻璃口反過頭來，哼了一聲：——好聽，毒辣的民族性，始終是毒辣！

楊表示着不可遏止的怒恨，竟引動了許多共鳴。——  
「殺了她吧！」

「對的：埋在後面水口，誰也不會知道。」

「那何必，交給大司務，燒了今晚飯。」老胡帶玩笑的說：老羅吓了一聲：——

「我才不吃呢，什麼好東西？」

楊噤不住打了一個哈哈：却隨着正經地對我說：——

「元，現在簡直誰都知道她們是仇人了。」

的確的，連剛從鄉下來的大司務，也給予那客堂前堂鼻尊貴的客人一瞥鄙視和辱罵的目光，望着她倆，似乎大家都鼓起了一種無法制止的怒潮，不會受着任何顧忌，束縛，忍不住的奔湃了，然而，奔湃只是在心頭，我們都任何只能儘量表示出顏色，竟不敢放高聲調，更不能實在的到她們之前示威甚麼？於是心上好像加上許多石塊，感到很緊促的一種壓迫，自己苦悶的心緒中，仰望這飯廳裏時時一個個沈頓的臉色，更跳出些感想了一失地的同胞，正是刻刻浸在苦海，縛在屠站，我記起了流血和創傷，還似乎聽見同胞的呼救，宰割的呻吟，這一切恨仇和侮辱，永遠無法拋開得了牠，忘却得了牠，窺透玻璃，客人正在我的對面，雪白的皮膚，漆黑的眸子，溫雅靜穆，有幾許我們大家閭秀可人的地方，也許可以叫人親愛，然而，竟討厭她，竟怒視她，禁不住許多悲酸和憤慨，爲的什麼？我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啊！

一團都是東方的人兒，她們却用西方的語言，彼此談

話。

韓竟提出她們女同胞對於兩國間態度的問題了，她們回答：對於積弱支離，貧窮的國度她們是十分同情，對於當前中國青年進步的趨勢，她們覺得喜悅，現在她們正積極努力反抗一切侵略的強暴的行爲，要建造大同，和愛的世界，韓連連點頭的微笑了，她們大家都一時無語默然，都只有苦笑。

她們一度談問，交詢之後，一度顯示親切，賢惠的主人們殷殷致意，獻着清茶，獻着國點，獻着和愛的民族之笑，客也欣欣地接領，很高興和喜悅的吃得很痛快，忽而歡樂，柔婉的詩歌聲悠然而起，她們有倚立，有并肩，有相偎，極自然而坦白的表現了一片友誼，——一向來期盼着的世界，一向來理想着的花園，幻夢着人字，都擺到目前，心海似乎經過了兩風，美麗的春煦佈在上面，泛着的是一片一片溫馨的漣漪。充溢了如此愉悅，詩意，我被感動得沒有話來，凝視她們，幾乎流淚。

「評，」一個沈重的力，推開了我，猛然回轉頭來，飯堂裡看熱鬧的一位，用力的做了「大炮」手槍開放的一個巨聲，倏倏走了，我呆目看時，他們哄然一笑：原來老胡他們還在講那些洩憤的言語，

「矮子矮，一肚子乖：」羅唱着，

「矮子矮，刺八塊：」胡更用力些說：

「宋先生：她們的祖宗呢？背上沒有呢？」運秀左右聽了好久，很奇怪，失望的問，我完全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直不能回答，然而她是似乎很迫切的：「她們的祖宗呢？」重復說了。

「什麼！」我依然不能回答，倒問她了。

「不是說她們的祖宗牌子要背在背上的嗎？」她老實地說了，我不覺打了一個哈哈，這句話，究竟從那兒說起來？想也不過是故意嘲弄，然而，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到仇意是深厚地種在許多心坎之中，真的，縱是放下屠刀，誰會原諒她宰割的罪惡？誰能相信牠將成善果？何況強暴的野心正蓬勃於幾個侵略性的巨魔統治之中，殺人的利器，正是當今文明的核心，侮辱的積壘，殘毒的施予也太深，太長久了，含恨又怎能消逝於創痕，血漬之中？

貼着板壁，前後聽着歌聲，聽着咀語，這兩面完全不同的情景，頓在眼前呈現兩個世界，——「大同」「殘殺」。然而和平的世界，究竟還遙遙得很，當中的障礙正多着哩，我們必須要「力」來掃除，然後才可用「情」來洗滌，「愛」來鋪張。

相知的朋友們：努力吧。

忽而，心頭沒有一切私情，洞然敞開，迎進了是一個雄偉的志願，和不可推辭的一副担子。



## 除夕 (續完)

張洛蒂

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在郊外賃下一月三角賃費的一間破敗不堪的茅屋，他急忙的搬出來，作為暫時的住家，他以爲住在破廟裡，也不願去討朋友的白眼。田占魁那裡，他不再去了。

在這間窄狹的屋中，先築了鍋台，擺下睡覺的床鋪，已經沒有站坐的地方了，獨輪車無論如何是推不進去的。但是放在門外，也實有危險，只得把輪子卸下來，放在屋裡。

兩個月的生活，把他的夢完全打破了。

他們費了不少的力量，賣掉妻的銀鑄，才在維新街的菜市場上安下個豆腐湯鍋，已經是熱辣辣的九六月天了，有誰蹲下去喝那熱得要命的豆腐湯哩！不到十天，只得改賣大米稀飯，開始熬不好，到熬好每天賣的幾乎不够米錢跟煤錢？這樣的生意做不得，便只有歇業了。

他決定用自己的獨輪車去轉運貨物，託了多少人，生意裡才放了心，把貨物交給他運送；但是擠上這條命，也不能顧得住一家人的生命。那末，妻和孩子們，也只有餓死了，要是餓死在這連埋也沒地方埋的珍州，例不如死在

映塔寺村好。他這樣的想了以後，又把這件工作放下了。後來，他又託了田占魁，當然是咬住牙去的。在車行裡租了一輛破洋車，開始接送車站上的旅客。因為他聽很多人說，拉車是好買賣，不要多大氣力，又能養得住家。可是試驗的結果，終又令他絕望了。在每次火車到站，在如水的旅客中，他沒有那樣巧妙的本領把旅客拉到自己的車上來，等他看到人家接住了客人，驕傲的一聲喇叭，駕起車桿，在馬路上奔跑的時候，他只有帶着欣羨的眼光，看着他們的背影垂淚了。有時候費多大勁接住個客人，剛要說好價錢，却又被別的車子爭走，使他氣的目瞪口呆。也有時候說好了價錢，因不知道路，拉了半天，被旅客罵了一頓，另僱別的車子，把他茫然捫開的。也有時候因為沒有經驗，而折斷了車桿或是把客人摔下來的事。像這樣的事件，使他受盡了多少辱罵，直到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時候，也只有像一個喪家犬一樣，拖着滿肚子的苦水，再回到那間破爛的小屋裡去。

長江每天提着花生籃，像一條疲倦的蝸牛一樣，沿着大街爬着，揚着嘶啞的聲音，叫着怪驚扭的調子。每天跑

斷腿也不能賣三兩毛錢，半個月後連本也耗光了。也只有回到家中來挨餓了。

長河跟長海，每天光着身子，跟着街角上那些孩子們，到垃圾堆中去挑檢東西，可是兩個月的經驗告訴他，除了裡邊的碎玻璃之類，能把他們的手指刺出血來以外，是沒有什麼東西會和他們發生什麼關係的。至於想從裡邊找些養育生命的東西出來，那更是夢想。

妻每天帶着小菊，到街上的縫紉婦們在一起，學一點拉生意的本事，後來雖然也能找到工作做了，但做的不是工人的破褲，便是當兵的臭襪子，也都是二三百錢的玩藝。至於毛二八分的工作，那是望穿眼也難碰到的。

這許多事，緊緊地鎖住了他的雙眉，那種倔强的性格，已有幾分硬綿綿的了。在他看見孩子們的瘦得可憐的臉，尤其是那螻蟻一樣的小菊的臉時，他的焦灼的心上像灑上了熱油，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越加使他不安了。

一天晚上，天氣很悶熱，他們把一張破席，舖在門前的地上，讓孩子們睡下，他們夫妻倆便商議這個橫在眼前的問題，究竟用什麼方法會把他解決。

「唉，我看珍州是不會把孩子養活大的。兩個月沒有找着一件可做的事，孩子們眼看要餓死了！這樣一個熱鬧的地方，誰知道竟是一個死地！」姜新方看着坐在正睡着的小菊身邊的妻，這樣淒然的說。

「來哩時候，我就駭怕！您想四五口人，吃哩穿哩，得很有幾個錢才行，咱們手握空拳，就想發財，那有那種道理！」妻接住說。

「唉，還說吓發財哩，命也顧不住啦！」

「慢慢熬吧，不那個就叫孩子們要飯（討飯）吧！」

「要飯？咳，那太對不起孩子們了！」

「沒法子哩！能等着餓死嗎？」

下弦的月冷冷的掛在天邊，滿天的星星，也都冷冷的向他們閃着眼，一陣風吹來，門邊洋槐樹上的葉子，在瑟瑟的響着，天氣漸漸的涼爽，他們的心中，却更加焦灼了。睡在妻身邊的小菊，在說着夢話：

「媽媽……我吃肉……我跑快去……。」

「唉！」妻說：「誰也沒有孩子們可憐！白天小菊見了牛肉，要賣着吃，我說沒錢，他怪聽也沒有說再要。後來我說小菊，你去向他討吧！他會給你！那時候，恰巧有一個人買多麼大一塊，正在大嘴的嚼着。她蹲在我跟前，到底沒去。你聽他不是還在夢裡說麼？」

他聽了妻的訴說，再也忍不住的淚，便脫眶而出了。是一個老丐吧，彈着三弦，拉着淒楚的漫長的歌聲，在街上走。他聽見了老丐的歌聲跟淒苦的三絃聲，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

「唉，又是一個沒餓死的鬼！」

「可憐哩，這是個七十多歲的瞎子！」妻說。

悲妻的三絃聲，漸漸地消隱下去，他們又談到生活的問題上來。

「真不行，那只有回去啦！」妻說。

「鼓着肚子出來，回去不是太丟人嗎？」

「窮人沒有丟人，只要餓不死就行！你看在這裡住着，動一動都得錢，沒有錢半天也不能過；要是在家裡，東借西抓，也能過十天半月哩！」

「再碰一碰命運吧！真不行，就回去！」

第二天她照例提着竹籃到街上去坐在縫窮婦中間去，希望着找一點活做。一個常見面的王嫂，却把她拉到不遠的關帝廟前去，誠懇的向她說：

「姜大嫂！您這樣好哩人，受罪真可惜！」

「唉……」她嗚咽着，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我給您找條路，可是說着有點……」王嫂故意把話停住，狡猾的看一看她的表示。

——她是叫我當娼嗎？她想到這裡，一陣紅潮，激蕩着她的面龐，耳朵也染紅了。她想：不會吧！她抬起頭來，正想看一看王嫂的臉，却恰和她的視線碰到一塊。她又突然的垂下頭來，她想起在眼前睜着的那對一怪眼，她有點戰慄了。

「姜大嫂，我是心直口快，說錯你可別惱」。

「……」她漠然的應了一聲，心裡越加疑惑了。

「在這條街向東拐，路南有一座大門樓，那一處多麼好的宅子，前後三四進院子，都是清堂瓦舍的，真是闊綽！那就是陳區長的家，五年前在這裡當過區長，在打仗那一年也代理過縣長，真是人有人，財有財，只是有一樣，娶啦三房姨太太，還是沒有一個孩子，也不知道究竟那病，要說陳區長那人才好哩，可永不會幹虧心事！現在他家要僱一個乾娘……」王嫂又故意把話停下來。

「乾娘？你哩意見是要我去當乾娘？」她的不安的心，到這時才靜寧下來，喘一口氣，接上這一句話。

「姜大嫂，給你說了吧！說錯你別生氣！」只輕輕地向她的肩上一拍，她像墮入了陷阱一樣，她再也辨不清站在她前邊的是個什麼樣的人，要向她說什麼話了。

「他，陳區長想僱一個乾娘替他生孩子！」

王嫂這句話，像一桶冷水倒在她頭上，使她打了冷顫。她想：生孩子也有僱人的嗎？世上也有女人僱給人家生孩子嗎？這個奇怪的問題，很快的在她的腦中打了幾旋，王嫂的嘴又張開了。

「姜大嫂！你可千萬別裝傻，生孩子自己得養活他，俗說「生着容易，養着難」，一點不假。這給人家生孩子哩，哈，只要一生下來，就有奶媽來抱，一輩子有你享的福啦！我的倆閨女，一個媳婦，都在外邊僱着，我不像你

那樣受罪就是爲這一點哩！這雖說不是多好哩事，可是咱不是爲窮圖幾個錢嗎？我給陳區長說過，他也見過你，定約是五年爲期，是一百塊錢，在五年以裡，生男孩是價二百塊，生女孩是價五十塊。姜大嫂，小菊他爹，拿住這一百塊錢回去，弄點地種着，先養着孩子們，五年以裡你生個一男半女，回家去，就不愁沒福享嘍！」

她聽着王嫂的話，她的心像迷失在濃霧中的一隻巨輪，再也辨不出東西南北，只有儘讓波濤激蕩了。

「姜大嫂！你仔細想想，回去跟呢他爹商量一下吧！可別裝傻！這可是你的好過台，過這村可沒有這個店嘍！好吧！你就回去，咱明天見面再說吧！」王嫂又是向她肩上一拍，微笑着在關帝廟的轉角處消失了。

王嫂的話，像千條蜈蚣咬住她的心，時時的作痛。她實在不能再到縫窮婦群裡去找工做了。便繞了一條小巷，向自己的家中走。她想：

——爲孩子的活命，不要臉去幹吧！哦！那不是太丟人麼？一個女人誰能跟兩個男人睡哩？

這樣的問題，緊緊地塞在她的腦裡，她的頭像剛在火中拋出來的燒紅的磚一樣，在發着高熱，街道，行人，一切的聲音，都在他的感覺裡消失，王嫂的話，像一條毒蛇一樣，拚命的咬着他不放。

直到小菊叫媽媽的聲音，敲着她的耳鼓時，她才從夢

一樣的沉思中醒來。小菊在門口迎着她。

她牽着小菊走進了屋裡，咚的一聲把籃子放在地上，悽然的坐在縮邊的磚塊上。坐在一邊地上正在揉着孩子們在野外拾來的幾穗麥子的姜新方，看着她這異樣的動作，心裡有點忐忑不安，他駭怕有什麼不祥的事降臨在他們的身上。他按下在暴跳着的心，問妻說：

「有吓事嗎？」他的聲音有點戰抖。

她鼓足了勇氣，把王嫂的話告訴他。他像木雞一樣呆在那裡。許多的雜亂的思想，滿滿的塞在腦中，漲得幾乎要破裂了。他想：

——唉，我姜新方也有今天麼？……自己的老婆也要租給人家生孩子麼？……自己的孩子，除了這條路，就要餓死麼？……我有面目回故鄉嗎？……

五六月間的熱天，門外雖在響着樹葉的沙沙的聲音，但室內像蒸籠一樣，窒悶得透不過氣來。由屋門口的光影看，已是午後一點多鐘的時候。門外的洋槐樹下，休息着剛在郊外拾麥穗回來的二個孩子，烏溜溜的眼睛，不時的向屋裡掃射。兩籃鼓着肚子的麥穗，靜靜的臥在他們的身邊，和他們的肚子，成了一個滑稽的比例。

——又到午飯的時候了！吃什麼哩！

有半月以來的時候吧，他已記不清了，每天的三頓飯，成了他的磔刑。他深深的知道饑餓的滋味，尤其是小菊

凍得蒼白着臉，無氣力的嘶喚着要東西吃的時候，那種可憐的樣子，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結果也只能咬住牙嚙着淚蹄下去，讓氣憤腐爛在心裡。

「唉，孩子們真是……」妻哽咽着，一把將扣解開，讓小菊蹲下去吮住那隻乾癟的奶頭，一手在拭淚。

「唉，你願意去幹這件事嗎？」

「你說吧！要孩子的命，我就去幹。不幹，孩子們，你看看吧！不是馬上就要餓死麼？」

「不能再找一條活路麼？」

「你想想看吧！恐怕是不容易吧！」

室內靜默了，小菊在拚命的吸奶，唧唧的響着。門外的孩子們，像一羣猴子，疲憊的蹲着。

——唉，去吧！反正他媽的比餓死強！

他這樣的堅決的想着，但說出口來，却變成：

「人家知道不是太丟人嗎？」

「哼：想叫人不知，除非己不為，不是看看孩子可憐，有誰肯作這丟人事哩！」

「……」他茫然的，也說不出什麼來。

「這樣過下去，到年底不是要餓死麼？」

室內又沉寂下去，他的心像火在焚燒着。

「眼前的事，為錢要說也不算醜！」

「醜麼？窮人家，不管那些……」

「……」

「你說吧！你只要說出口來，我說……。」

「好，咱……」他鼓起勇氣說：「咱就幹嗎！」

「你說呀！你能養活孩子麼？」

「可是，五年的長時間，孩子多苦！」

「唉，那不比比較餓死強多麼？」

「你千萬要記牢孩子們！」

「我不為孩子們，我會走這條路嗎？」

第二天上午，剛剛吃罷早飯的時候，她梳了那多人都沒有梳，只用一塊藍布包着的頭髮，穿上一件乾淨一點的布衫，提着活籃像往日一樣，向着街上走，在小十字街的南面，碰見了王嫂。

「姜大嫂，您回去商議了嗎，中不中給俺個信吧！陳家還等着俺的回信哩！」王嫂又拉着她，向着小巷中走去。

「唉……」她實在沒有說出來的勇氣。

「說吧！這沒有吓着！誰家的乾娘不給他掌櫃的那個！咱不是為的錢嗎？在眼前只要有錢，便是人物。南大街李老四，大茶壺領班子出身，現在發了財，孩子也上了大學，穿着洋服又開着百貨莊，也成本城一等人，聽說還要當商會長哩！你想，還有誰那樣傻，害（還）說他的閒

話哩！」

「王嫂！俺是老實人，不能幹那見不得人……」

「唉，你真是傻，你不是給人家當乾娘的嗎？有吓見不得人？說良心話，有幾個乾娘不給他主子憐？」

「王嫂！你看吧，俺是鄉裡人，沒有見過世面，吓也不懂得。俺好好哩人家，到眼前弄成這樣，也是俺前世虧了心！這一輩子得填報人家！以後憑理兒們能餓不死，也是憑積的功德哩！」她像忘掉了自己，立在談別人的事一樣，很爽快的說。眼淚掛在頰上，但是她並不悲哀。

「姜大嫂！哈哈！你有這樣明白的心，現前雖說受點罪，久後必有福享！」王嫂停了一下，嘔口吐沫，接住說：「現在咱就走，先去見見陳區長，他願先給你說說話。趕快把事辦好，叫孩子們回去，眼前種種紅喜也不晚！」

她跟着王嫂，走進陳區長的大門。

她的心跳的很厲害，臉也有幾分羞紅了。她們在一所大廳裡停下來。肥碩得像一個東瓜的陳區長，正伴着他的二姨太太，在一張寬竹床上抽煙，嘶嘶的聲音，充塞着中夏的客室。

她被王嫂指派着，坐在門後的一張小凳上。

「個子大，准會生孩子吧！」陳區長聽了王嫂的話後，微微地抬起頭來，向她斜睨一下，這樣的說。

「陳二爺，是你不知道，她已生了四個孩子哩！三個

男一個女的，都是肥頭大腦的，都有福像，今天不如帶來一個給你老看一看了！」

「蘇蘇，你看像回事麼？」陳區長望着二姨太說。

「好哩很，屁股像隻篩子，准會給你生五男二女！」二姨太太呷了呷嘴，向她望一眼，向陳區長丟着媚眼說。

「去你那吧！你的屁股也不小，爲吓！」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拍的一聲，二姨太太的小掌，像一隻蚌蟻一樣，跳到他的頰上，聲音清脆得像折了冰柱一樣。接着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和着雅片的臭味，塞滿在客廳的各處。

「陳二爺真……二奶奶也太……哈哈……」王嫂又接上了這一句。

他們的談話，每一句像二百磅重的炸彈一樣，一顆顆落在她的心裡，將她的心炸得粉碎了。她實在忍不住了，她寧願餓死在自己的家裡，也不再幹這樣丟人的事了。她想立刻跑出去，但是她的腳上像加了幾千斤重的腳鍊一樣，連分寸的地方也不能移動了。汗浸濕了她的衣裳，頭也有點作疼了。

「哈哈！我給你說吧！」陳區長的話，打斷了她的沉思，「你到我家裡，我決不會錯待你！你只要能生下個孩子來，妥啦！一輩子有你的吃穿啦！五年後，你回去的時候，我也一定重重的賞賜你！哈哈！」陳區長坐起來，點

上一枝烟，向着坐在門後深深的垂着頭的她說。

「姜大嫂，你知道陳二爺和二奶奶待人多好哩！」王嫂又接上了這一句。她含糊的應了一句，什麼也說不出來了。她抬起頭來，視線正和二姨太的碰在一起。原來她正向着她這裡審視。她突然的又把頭低下，二姨太咕咕噥噥的說話，不很清楚的傳在她的耳裡：

「……外表不像是下路貨，……人也漂亮……羞紅……嫌黑……雙眼皮，眉毛黑，眼睛大……生孩子，也……」

她不敢抬起頭來，大約是陳區長又端詳了她，一陣鴨叫的笑聲，哈哈的使她更受不了。

「是這樣吧！」陳區長又放下烟鎗，翻身坐起來說。

「又要當新女婿了！多有勁兒！」二姨太又說上這一句。陳區長睜了她一眼，又接下去說：「咱三對兩面的說吧！」她抬起頭來，陳區長和二姨太的眼光，像劍一樣，深深的刺痛了她的心，她像狼爪下的綿羊一樣顫慄着。她又低下頭來，陳區長的話，又傳在她的耳裡：

「鄉裡人，心裡老實，你心裡不要難過，你到我家裡

，是當乾娘，名正言順，沒有什麼丟人，比下路強的多！你的家裡的情形，我很知道，你丈夫是個菜包，這樣下去，停不上二年，你的孩子就餓死完啦！要是沒有本領，白手

起家的也真不少哩！」

「二爺，待人實在太好！」王嫂說。

她吐了一口氣，心裡沒有那樣的窩悶了！抬起頭來，她發現陳區長的面孔，已沒有剛才那樣可怕，甚至二姨太也像給她表示着同情。她鼓着勇氣說：

「陳二爺！俺是老實人，不知道……」

「哼！老實，怪作精哩，生啦一羣啦，還說老實！」二姨太鼓噓着小嘴，低聲的說。可是她完全聽見了。紅潮漲滿他的臉，心又像刀割一樣作痛。

「不要緊，吓沒有老實好，我又不叫你支應客！」陳區長說。「我給你說清楚吧！你到我家五年期滿，先給你一百元，以後生男是二百，生女是五十，我是爲的娶孩子，決不會虐待你，回頭給你立一張約，叫你男人帶住！」

「……」她說不出話來，心志忑的跳着。

「你再去看孩子吧！隨後叫你丈夫來，把錢及約帶走，以後你回去，就不很方便了！」陳區長說。

她們從陳區長的家裡走出來，像臨刑的囚犯遇了大赦一樣，感到了一陣輕鬆，她正要喘一口氣的時候，王嫂已叫來兩輛車子，拉住她說：

「姜大嫂，坐上吧！走哩快！」

她正要說話，已被推上洋車，兩輛洋車，像兩個皮球一樣，在光滑的馬路上滾過去。

——爲自己的臉面，把孩子餓死哩？還是自己跳到火

抗裡來養孩子們哩！這兩個矛盾的問題，橫在她的心中，使忘記了眼前的一切。直到洋車到了小屋門前突然的停下來的時候，小菊跑來叫媽媽，她才在沉思中醒來。

她下車抱住了小菊，淚淋淋的湧出來。剛才的事像一個夢，她看着洋槐樹下，拭着汗的兩個車夫，竟奇怪起來。她喘了一口氣，聽見王嫂在屋中給自己的丈夫咕噥着。她正要站起來，那兩個弄得像豬一樣的海跟河回來了，蹲在她的跟前間長間短的，她知道他們還沒有吃什麼東西。

「去吧！引着小菊去吧！一會把麪條做熟，叫你們回來吃！」她恣住淚走到屋中去，丈夫也在流着淚，王嫂正在安慰着他：

「姜大哥，你心裡是明白人，南北二京，你也到過，吓你會不明白。第一你不要掛扯海他媽！二來陳區長有錢有勢，爲的是孩子，決不會錯待他！你放心！」王嫂回頭看着她，又說：「姜嫂剛才見過區長，他多麼好！我說一句假話，叫我吃砲子，叫我遭雷劈！」

「噯，那裡話，只有感恩哩！」姜新方說。

「再說，你把這百把塊錢弄回去，做點小生意，把孩子們養活着，等她母親回去，千萬可別在珍州混！這是死路！」她說了，喝口茶，又說：「你倆談談吧！我到院中涼快一下！」她說着便走到外面去。

「我……我……我不能去！」她嗚咽起來！

「唉！天爺真要逼死人！」他流着淚：「咱回老家去吧！」

「我捨不得小菊，我也不願叫她挨餓！」

「……」他哽咽得不能成聲了。

「媽媽！小菊叫着吃飯哩！」海拉着小菊站在門口說。

「先找點東西給他吃吧！」她向丈夫說。

「唉！這些雞巴孩子，真要把人氣死，這些張嘴貨，恨不得把你的肉啃光！終久也是一死，不如……」他看着門邊站着的嗷嗷待哺的孩子們！火星在額上爆跳着，手在顫抖着。

「姜大哥！你千萬別裝傻，窮人不是自己，三四天你帶孩子們回去，就不作難囉！回頭就跟姜大嫂一塊走吧！你也去把文書，錢帶回來。你是明白人，千萬可別生氣，看這些孩子們，割下自己身上的肉也好，把他們喂活吧！」王嫂站在門邊這樣說。

室中暫時沉默，小菊在門外的哭聲，打着她的心。她突然堅決的說：

「……反正自己窮嘍，也顧不得這許多事！你也別胡生氣，孩子們年紀小，不要常打他們，五年，快哩，看命吧，萬一我能給他……也是孩子們的福！」

他垂下頭嗚咽着。

半點鐘後，他從陳公館出來，提着那九十塊錢，（王嫂的十塊佣錢，已經扣下）捏着那張租約，回到小屋中的時候，小菊的聲音已哭啞了。

他又嗚咽起來，但是卻沒有淚。

小菊看見爹爹回來，跑過去要東西吃。他叫過長江來，要他到街上去買麪條來吃。她們出門以後，他把錢放在一個破布袋裡，然後把租約展開來看：

「立約人姜新方，因流落珍州，求生無門，情願將己半妻楊氏，租於陳鼎助為妻，五年為滿，共計租金百元，生男二百元，生女五十元，恐後無憑，立約為証。」

立約人姜新方

中人劉王氏。」

租約上的字，漸漸地漲大，一個像變成了砲彈一樣，期向他射來，炸碎了他的心，也炸碎了他的靈魂。他暈倒下去了。

孩子們買麪條回來，把他喚醒時，手中還捏着那張租約——他的頭像火燒着，聲音嘶啞得連話也說不成了。

「媽媽呢？」小菊這樣問着。

「給人家做活去了？」他這樣的回答。

「她不回來了嗎？」小菊又問。

「回來……明天……」他哽咽住了。

第二天的早上，他把東西裝在獨輪車上，和這吃人的珍州告別，憤然的踏上了歸途。

——五年……九十……二百……五十……  
這些數字，和着淚，淹沒了他的靈魂！

除夕那天的午後，天更陰霾得有點可怕了——北風剛勁的吹着，白楊的細長的枝幹，在長空中搖擺着呼嘯着；低矮的竹竿，拖着一身淡黃的老葉，在沙沙的低吟；幾隻老鷹，看見村頭上屠戶姜得海門前架子上掛的刮了毛的肥豬，射着貪婪的眼光，在空中打旋。映塔寺前的松林上，滑過去一陣雁，淒厲的叫聲，聲聲的織進白楊的呼嘯裡！天空不時的拋下雪片來，情景愈加淒苦了。

姜新方早飯後走出去，直到現在沒有回來。

長江把小菊交給長河，引她到街上的剛搭成的神棚裡去和隣家的孩子們去玩耍以後，自己跟長海，開始整理這所曾作了多年豆腐店，而今成為他唯一的遮風避雨的家。明天就要過年了。

他們像鍋洞中爬出來的貓一樣，弄了滿身的灰，在忙碌的工作。他們想在爹爹到家以前收拾妥當。

他們手中緊握着的高梁穗蒂，像一隻貪食的野獸一樣，砥遍了室中的各處，甚至黝黑如漆的梁頭上，以及終年沒有動一動的地方，都親切的砥到了。

「這盤磨真氣死人」——他們把掃出來的黑色的灰土，用荆籃抬出來以後，回頭看着那一盤驕傲的蹲在正門口的石磨，長江無可奈何的這樣說。實在的，本來窄小的房屋，一大部地方，都被這盤磨佔去了。

「爹爹爲什麼不把牠賣掉哩」——他們這樣的惑疑着，再也找不出明白的答案來。實際在這一天一天向着衰落的路上走的塔寺村，有誰肯破二十多塊錢，買這盤石磨呢？

她們把牆腳下的麥草舖收拾了以後，又把爹爹才在集上買回來的灶爺像（木版印刷）貼在鍋台裡邊的壁上。

中間靠着後牆，用磚擺起來的矮桌上，供着天地君親師的神位，長海用黃泥把磚包好了，仍舊放在那裡。室裡立刻清新了許多，稍微的帶點過年的氣象了。

他們把每分鐘當成一年一樣的過着，等待着出去了一天的爹爹回來，在他們把什麼都整理好了以後。

前邊老軍廟裡，已有人在放鞭爆，燒頭爐香了，爹爹仍沒有回來。映塔寺裡的和尚，在悠然的敲着鐘，孩子們的心，被鐘敲得像亂麻一般的沒法收拾了。

鵝毛片的大雪，交織在狂暴的北風裡，忽忽的在屋頂掠過；有一陣風在窗縫裡鑽進來，嘶嘶的響，天氣愈發寒冷了。

他們瑟縮着坐在鋪上，睜大眼睛，望着門口。

——媽媽不在家，爹爹也不回來！在他們的小心靈裡，蒙上了一層憂愁和恐怖。天，已經黑下來了。小菊老早就在那裡啜泣着；長江幾次的走出去探望，每次都帶着失望和淚回來。只有蹲在鍋洞口，像守屍一樣，挨過着這除夕的黃昏。

點燈時候，姜新方回來了。

孩子們過分驚喜的接住他籃子，是不滿的一籃蒸饅，上面放着一塊肉。他在抖擻身上的雪，頭髮上的雪，固執的黏着，像戴一頂白帽。海要給他生火，他搖了搖手，來阻止住他們，連話也沒有說。

一陣鞭砲聲，清脆傳來，一陣辛酸透過了全身。

小菊啜泣走過來，說：「……砲響，要過年哩！媽媽，回來麼？」他看着小菊的淚。

他沒有回答。

孩子們都哭起來了。

他忍住淚，安慰住他們的哭聲，把硬得像石塊一樣的饅分給他們吃。

一片貪婪的咀嚼聲，應和着風聲和雪聲。

窗外是無盡的黑夜。



## 春行

白也

是個春天的早上。

兩花路京建車站的懸掛在壁間的圓鐘，指針正端正地指在九點三十分的上面。

在售票處的地方，踴擠着，有許多許多粗細的手；向那圓洞中間伸着，——換取着一張張的長方藍色的小紙條。

一會，大家都坐在車上的幾列沙發上了。車開後，每個乘客的身子都一起一伏抖顫着。

在這汽車裡的一隅坐着，我懷着一種希冀凝視着窗外，希望今天自然能給予我良好的感覺，把我心裡的抑悶，期能藉着這些美的有情的風光舒散。因為這幾天來的我的生活；自從遷居到東山起，爲了環境的支配——使我離開了我的伴侶獨自移居到東山的幾天的生活，的確；是使我太苦惱了。它所有給我的一切，那瀰漫着死氣的山峰，那陰沉可怖的古國遺留下來的房宇，那豬鬃似的十分泥濘的街市，那狹窄一無所見的禁閉室般的室中……唔，怎麼不教人發生難過的情緒呀！

在昨夜，我接受着出動秣陵一帶去訪查農村的任務，

當時我簡直如同得了赦旨一樣，快愉得不可言喻；仰視那黑漆的太空，隱約地閃爍着晶品的星光，和那四野不斷歌起的蛙兒，竟似在爲我唱着預備的進行曲。

今天，是圓滿了我期望中的一切：我賞鑑這些從車旁一幕幕演映的青秀的山巒，和被春風吹拂的嫵娘的苗麥，並那圖畫般的村庄，清明如鏡的田水……

名勝的牛首山也展現到我的眼簾前了。

汽車的輾輪，在站口上僅僅只是剎那的停頓，便又忙忙地向前途旋動去。

但是，牛首山的蟲豸的身材，是使我清楚的看見，在山腳下一條羊腸的曲徑，斜繞到山陰的最高點，那蒼鬱蒼薇的森深中，含蓄着幾間半明的古剎，正有一縷的青煙從那古剎頂吐出，漂浮在山峰筍般的塔尖上面。

心裡是這樣打算去問向坐在我身傍的一位老頭子：「山的名稱何以叫牛首呢，山上有多少廟宇，多少道土（和尚）？有些甚麼景緻和古蹟，塔中是不是可以去人的？」當我正預備開腔的時候，然而，一座葱蘢可愛的牛首山，已經形色不見，真是掃興！還有什麼心越來問張問李，

後悔不會坐的是人力車，可以慢慢地瀏覽。

汽車這時正在溜下一條很長的山坡路，把車屁股弄得極高，好像要翻筋斗一樣；但剛好把山坡下完，便又是個橋梁的處所，當我想到這橋梁沒有欄干，會把汽車溜下到深溝的時候，整個的膚肉是麻了。

東善鎮也已經到了。

一件東西也沒有，連皮包也沒有帶的，只是我單獨的春一身；真是感到有點寂寞，不過像這樣旅行起來，實在非常的方便，從車上跳下來，一點也不用麻煩和擔心。

距離車站有四五十步，便是東善鎮的面容了，這兒除幾家開着門戶做小生意的之外，其餘都把門半閉起，街道是泥濘而且崎嶇的，尤其是破濫不堪的人力車，和那高昂的價值：「一元二毛錢是再公道沒有了，到陶吾二十五里路，非常的難走呀！」他們唯一的這樣說着，好像天經地義的非得那個價目不可，我認爲這竹槓比城內敲得厲害，太不盡情理，誰說鄉下人都是本分的？這兒的拖黃包車的人，就不本分如此。

結果我是去七毛錢的代價，雇好了一匹來回的驢子，趕驢子的是一个拾五歲的孩童，但騎驢子的開始，今天算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因爲我從來不會駕御牲口的，而且生着懼怕的心。記得五年前在故鄉的時候，在一個暑假期間旅行到住在鄉下姓彭的朋友家裏，他養有一匹肥壯而

又高大的棗梨馬，玩了幾天後在一個殘照的下面，我便跨上了那個馬兒，向溪畔的沙場上跑去，可是，可是不到目的地地方，我早已滾鞍下馬了。自從那破天荒的一朝騎馬，破天荒便從馬背上跌落過後，直到現在，我對於牠們是再不敢領教。

雖然，今天竟然騎起驢子了，原因不過是牠性別弱而且短矮，我打量着即使仍要從背上跌下，最大限度把衣服弄髒，其實這個驢子很小，和西北利亞的獵狗一樣，也許要比牠大些，所以我有十分的把握，很高興這個；不但價錢公道，還附有我想象中的趣味：在柔和的春光中，騎起了「古色古香」的驢子，緩緩地走着，趕驢的孩子相隨在尾後，唱着悠揚的山歌，踏過那開得如笑的桃花深處，踏過那茂林修竹的近水人家……這，這當是多麼雅緻，多麼美妙的旅行享受啊！

是的，我是這樣願望着，當驢兒歇起了我，緩緩地走出東善鎮的時候。

——你姓甚麼？住在什麼地方？

——我姓李，就住在前面的西陽。

在驢子尾後的孩子回答我說，便又跑往田坡上去折着樹枝，預備來做鞭子。

——牛首山你知道嗎，山上有些什麼？

——哦，牛首山？我時常都爬上去的，不錯，上面很

好玩，有四五間廟宇，有一二十個道士，有座石塔，塔邊還有草地可以睡覺，可以看見太陽落在雲中哩！我還歡喜那口大水井，那水是非常的清亮，吃起來帶着甜味，不像我們住在田壩裏吃的井水那麼混。

他很得意地放高嗓子說着，不時又在「唔！唔！」的驅使着驢子。

一片蜿蜒的山邱，繞着無數口字的被風吹縐的田水；在交幹的土嶺處，立有「××自治實驗林場」的一塊用漆藍底重元粉字的橫坊，跨着一條土紅色的經路，欄着一些半齊整的萬年松。

我換了一口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振起我的精神和心靈，騎在緩緩遊行的驢背上，繞着曲折的幽處前去？看見規律在兩邊的桃苗，顆顆都已開放，還有千萬的蒼松散布在遍野和對面的山陽，魚塘，荷池，都含滿了旖旎的春意，但是，蹄痕落到彎角的地方時，却又見着別一幅天地了。

這是一坐茅草鋪成的房廊，位置在山盆中，接近茅屋的左右，長生着秀緻的透綠的果樹，門前也是栽滿松苗和可愛的碧桃。

林場的主任正在審察那些撫育成就的植物子孫，工作似乎很認真，其實在大自然中創作，就是在大自然中享受，看去簡直如「神仙中人」了，然而，我們在這桃紅柳

綠的當中會面了，這種情形是富有逸味的，他把我領進草堂去，穿過一層庭室，才到裏面的客廳。的確，在這環境之中，真教人「一塵不染」啊！全部清潔和新鮮的空氣充滿着，在這幽雅沉靜而外，只有櫃外的玫瑰和蝶花在微風中颯動。

他非常的和藹，而且特別客氣，叫聽差去沖乳茶和酪油餅乾來給我做點心，并講些中聽的話，關於林場內幕的真實情形，一一向我報告，聽他的話意，怪前任的人太扯濫污了，所以現在接到他手裏實有點「得難辦理」，假使經常費充分的話，更其完善了……也許吧？不過這都是一般人們普通的習性心。

時間終於逼迫我離開這兒了。許多的村落，許多的田塘，許多的青山……都從蹄踏中過去。

太陽已走到天空的中央，對岸草屋處所也在呢呢地有着鷄聲，林叢圍出縷縷的煙霧，這些；顯然是告訴我已經「中午」了。

——快要到西陽了，先生！  
——唔！

西陽這個名稱多麼的雅，充着詩意。但不久便看見這名不虛傳的村廬和帶水的西陽了，的確，我願將我的靈魂寄托於這一些的上空；最使我陶醉的地方，更是那近水傍

山的，一道平揚的板橋，橋下的流水，流水的泉源，深藏在那蜿蜒的山中，山中而又隱約地傳着潺潺的音調。

那有如銀海的溪面，正一色地相映着天雲，從西方飛來的，掠過了波光頭上的一羣鳥兒，在水裡留下影子，那在左岸的垂楊掩映下，鈎着一隻斷截於溪邊的破船，這顯然像是「古渡無人舟自橫」了。

在「騎驢過板橋」的際中，又聽着丁東的蹄響。

啊，不大功夫西陽已經走到了，這里大概不到二十戶人煙吧，比較注目的便是一間鎮公所的白牆上，寫了不少關於新生活的標語，其他都是些不甚整齊的茅屋，有幾處的門前賣着一些糖食和草鞋，在這可憐的露天商店的環境，很算熱鬧，坐滿了老者和少年人，路間也有很多人在嬉

動着，閒談着。

據起驢子的孩子告訴我：今天這里要算是一年中不常有的盛況呢！不多時候，就要唱戲了，因為這里正在舉行公民選舉大會，每個人都掏出錢來合作慶祝，所以，唱戲的臺子都也搭好在場上的，這些人只候開鑼就要到場上去娛樂。

我沒有逗留，仍然把驢子騎着向前面走去，在路途果然看見幾挑戲箱子，和一羣一羣的農人，口裏哼着曲子非常快樂的從我旁邊過去。

西陽到陶吾僅是十里路，在這當中是不斷的過着些去看戲的男女老幼，我看見他們，想象着他們的精神生活享受，不覺地也走到我的目的地了。

### 法國的番蜜娜獎金

一九三六年法國的番蜜娜文學獎金 (Prix Femina) 已於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時公佈。這次的競選人有貝烈西愛夫人 Mme. Elvire Polissior、愛爾維安女士 Mlle. Louise Hervieu, 白拉西辣希 Robert Brasillach 等數十人。番蜜娜獎金是以二十二位審查員，經四次票選決定之。第一次，沒有人舉愛爾維安女士。但在第二次便顯出她和貝烈西愛夫人為最有希望的得獎者；前者得七票，後者得六票。第四次上，愛爾維安女士畢竟以十二票對貝烈西愛夫人八票入選。



## 阿萍

守眞

自從隔壁的李鄉長前天從城裡回來，阿萍的爸和媽和阿萍的嫂子好像都特別的覺得阿萍可愛了，可不是嗎？阿萍這孩子本來是這鄉裡最聰明的一個，並且她那蘋果似的潑辣和發光的大眼睛，又素來爲一班小姊妹們所羨慕和妒忌的，那天阿萍在河邊洗衣裳時林頭的王三嫂不是這樣說過嗎？「阿萍真是可愛，又聰明又勤奮，將來一定會嫁個城裡大少爺，好好地享福的。」現在這話果真驗了，王三嫂的眼力實在不差。

李鄉長是這鄉裡最有名望的人，他在這鄉裡，無論老幼少碰到他總得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鄉長」的，他這人平常做人也很和氣，雖然他沒曾認得巴斗大的幾個字，可是天生是個雄辯家，從小他的講話總是最中聽的，有一次縣長下鄉來視察，鄉學堂裡的先生嚇得回不來話，幸虧李鄉長長下鄉來視察，鄉學堂裡的先生嚇得回不來話，幸虧李鄉長能幹，才給好好地招待了下來，所以平常縣裡有什麼人來鄉或鄉裡有什麼事要和縣裡接洽的，總都是李鄉長來承辦，縣裡的紳士們也就有好幾個是和他有了交情的，這天鄉長去城裡參加鄉長會議，散會後就給一位姓周的洋貨店老

板請去吃中飯，三杯酒才下去，周老板的興緻也高了。

「李鄉長！你們貴村裡將要出貴人了呢！恭喜，恭喜！」  
「貴人？這怎麼說，難道敝村王大嫂的兒子出去跑碼頭出息了嗎？」

「那裡，這倒不是，這太簡單了，算不了一回事，」  
「那麼是我家阿霖的兄弟洋學堂要畢業了嗎？」

這更不是了，事情是不會給你猜到的，讓我告訴你罷，不過在目下你可還不要張揚出去，」周老板看見李鄉長那副急欲傾聽的樣子，不禁感到自己畢竟是城裡人，似乎總神氣些，慢慢地送進一口酒，再向旁邊的碗裡挾上一片冬筍送進嘴裡，「哦！事情是這樣的，前天我到吳縣長家裡去，吳縣長的太夫人是我的堂姨母，她老人家一看見我，就問我東鄉人頭熟不熟，我告訴她那邊的鄉長和幾個大佃戶我都有來往的，這樣她才說本年八月裡，吳家大少爺跟管賬先生上東鄉去收租，竟看上了你們隔壁李家大姑娘，回來吵着要他娘叫人去說親，他娘給他吵得沒法，寫信給他爸爸，他爸爸回信來，叫打聽打聽看，假使那姑娘品貌端正，性格兒聰明和順，就去說來也可以，因此她就想叫

我給辦這件事，我知道你們那個姑娘，在東鄉算得天字第一，就是我們縣裡雖然有些進過學堂的小姐也趕不上，根本不用打聽，現在只等他家說一聲派人去說親，那馬上李家姑娘就是少奶奶，將來少爺做了官就是太太，你想怎麼不是你鄉裡出了貴人呢！」

「哈哈！真有這種事，巧遇巧遇，你不要說吳家老爺也真有眼光，我家阿萍的確不錯，好好，盼望周老板多多從旁說說，將來到敝鄉來，舍下水酒是有的。」

酒醉飯飽之後，李鄉長就連忙興匆匆的回到鄉裡，當然第一件事，就是到隔壁去報這種喜訊。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李家全家都在盼望着李鄉長能陪一個城裡的客人來，可是李鄉長已經銜着旱烟筒來過好幾次了，却每次都只是一個人來的，並且講上一大堆話。也沒一句是他們所盼望的。

這裡最難過的要算阿萍了，爲了這不可捉摸的未來的命運，她感到恐怖，感到窒息，又感到興奮，當她早上去溪沿洗衣服時，看見王家阿秀的衣扣上有一塊城裡來的紅絲手巾，她像是向她示威的，可是她心裡想，「還有什麼了不起，不久我做了城裡人，就十塊八塊也有呢」有時當晚上吃過飯，趙五嫂上她們家來閒談時，說着城裡的風光，——因爲趙五嫂是城裡嫁來的——她心裡總想，好吧！馬上我就要住到這好地方去了，夜裡，獨個兒睡在床上，

想着那城裡的形形色色，那高高的三層樓的洋房，那柱子是比自己祠堂的柱子還粗的，那裡有很大的天井，天井上擺着很多很多的花，有許多外國花，是鄉下人從來沒看見過的，那裡有好幾個用人，她自己還是少奶奶，用人們對她都非常恭敬，再不會像這裡的人一樣的喚她阿萍，阿萍了，於是她更想到了城裡去看戲，想着她自己是天天的上外面去應酬，想着自己是如何如何的裝扮着。想着那時候的自己是如何的漂亮，就急忙的爬起來，找出那面阿金哥送她的小鏡子，可是這樣一來一種不可抑制的羞慚卻襲上了心頭，她在鏡子裡所看見的卻並不是大眼睛，圓臉孔的阿萍，而是高鼻子方面孔，老是帶着一副筆直的愉快的笑容的阿金了，阿金，這個天真誠懇的人，他是多麼的勤奮多麼的努力，他不但有一肚子的字，會唱很好聽的歌，並且也很會種田，這村裡的白菜就年年是他家的種得最大，每年收稻時，他腳手總是最快的，每年夏天晚上講故事最起勁的也就是他，常常有許多姑娘們都要叫阿金講故事給她聽，可是如果阿萍不在他就講不起勁的，他最喜歡阿萍上他們田裡去拾穗頭，他教阿萍唱了好幾個歌了，當許多人在一起人家笑阿萍時他總是出來幫她的，「不准，你們不可以欺侮人的，」常常他却這樣說。現在假使真的去了城裡，真的永遠的去了城裡，那金哥怎麼辦呢？金哥，他會怎樣的寂寞，怎麼的孤獨呵！而且自己也不捨不得他，這樣一

個好人，這樣一個有出息，有用的好人，怎麼捨得了呢，離開他自己心裡怎麼過得去呢？不欲，還是不要離開他，還是不要上城裡吧，也許在這裡會更幸福的，金哥一定會待自己很好，如果嫁了金哥，相信也有那麼一天，金哥有了錢，或做了鄉長，也常常到城裡去，可以帶自己一同到城裡去的，於是她覺得剛才的丟了金哥，自己只顧個人的呆想，是不應該的，是可恥的了，這樣她就不知所措起來，慢慢地朦朧睡去，馬上就夢見了城裡的吳少爺，又夢見了阿金，夢見了自己做了少奶奶，又夢見阿金死了，接着半一個一個的亂夢就一直把她鬧到天亮，她就頭昏眼花的瞪在床上怨自己，怨父母，怨李鄉長，怨這莫明其妙的世界，怨自己爲什麼做了人。

## 二

已到了清明時節了，可是因爲去年是閏年，今年的天氣竟是特別暖，田裡的麥穗已經長得好好的了，油菜田裡開滿了黃澄澄的花，幾株留種蘿蔔也開盛着白花，春天的柔和溫暖的陽光普照着這美麗的大地，溫風吹過，一陣陣的麥浪，如海的波濤，四野滿溢着甜蜜蜜的菜花的香味，細緻的白色，茄色的小蝶兒，到處亂飛，小蜜蜂兒低低地歌唱着鑽入花叢！這旖旎的春光，怎能不叫少女們陶醉，少年們發狂呢！是春風和暢的下午，阿萍携着她的幼弟阿雲，跑到自家園地去採荳夾子，今年因爲暖得早，豌豆夾

已經有許多老了，他們伏在田上慢慢地採着，採着，已經盛了半籃，阿雲採了兩夾，總得吃了一夾，因爲豌豆的嫩夾甜的，生吃也可以，阿萍看着弟弟吃，就自己也揀着吃，心裡是那麼的恬靜閑適。

「春天到了，快樂的春天到……了，你是誰呀？我是活潑的燕子，我從海外歸來了，待和暖的春風來吹我……吹得……」忽然一陣陣的歌聲，遠遠的從那邊的山沿送來，這歌聲是那樣的響亮，那樣的流暢，那樣的愉快而充滿着生命力，阿萍一聽就知道這是誰唱的了。

「阿雲，聽金哥來了呢？快些，我們躲到麥田後面去，不要作聲」於是他們姊弟倆連忙拖着荳籃向橫邊裡跑去。

「你的美麗的白花，你從草上醒來了……」阿金一路唱着已經慢慢的走近了來，肩上挑着對小食籠一雙鷄腳放在食籠外面，另外一隻盛滿着紅的，黃的，紫的，紫的杜鵑花，還有個柳枝圈兒，掛在扁担頭，一路上搖擺搖擺，唱着走着，阿萍看着他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忍不住要笑出來了，旁邊的阿雲更是加倍的難以抑制，當他還沒走到這塊田邊來，他已突然的「呀」的一聲叫了起來，同時身子也拍手拍腳的跳出來了，阿金並沒給他嚇住，可是已忍不住哈哈的笑了。

「金哥，金哥，你嚇嗎？」

「不嚇，不嚇，你叫得太快了！」阿金連忙放下了肩担，跑了前去，阿萍也只好又好氣又好笑的從後面站出來了。

「弟弟真沒出息，誰要你這樣性急呀！」

「哦，弟弟真好，好弟弟，誰叫你這樣刁呀！哈哈！」

阿金看着阿萍那又羞又氣的樣子更好笑了！

「金哥！金哥！我要杜鵑花，還有那個楊柳圈」阿雲

阿看見籃裡的花連忙跑到那邊去，一隻手跑去抓。

阿金跑過去拿了些杜鵑花插上那個抑兜兒套上阿雲的

頸裡，隨手又送了一束已經縛好的紅紫黃相間的杜鵑花給

阿萍。

「阿萍，這是我為你採的，今天我到祖父坟上去上坟

，那裡的杜鵑花開得滿山都是，真好看極了，我上去採了

些下來，這幾枝黃的是後山沿採來的，我攀着松樹下去採

，險些滾到深澗裏去，你看多好，今年別的山上就沒這黃

的呢？呵，可惜你沒和我們一同去，不然你一定玩得還不

肯回來呢！那裡的松花也開得頂好的！」

「真的嗎，多有趣，明天我們家去上坟，我一定要

採些回來了，這黃的真好，你看裡面還有紅斑的，金哥，

我真謝謝你，」接過了這美麗的一束花，阿萍也高興得跳

了，她最喜歡花，春天的油菜花和杜鵑花她都是很喜歡的

，她常常說假使春天沒有油菜花和杜鵑花那還像個春天嗎

？尤其是這一束花又是阿金煞費勞力採來的呢！

「你們是在這裡採豌豆嗎？橫豎時間還早，我也來替

你們採吧，阿雲來，阿金看看旁邊的半籃豇來就知道他們

是在做什麼的了，於是三個又照樣的採起來，阿萍把老的

和嫩的擺在兩起，阿雲還是揀嫩的採了吃，阿金只是揀那

些剛好吃的，一把一把的向籃裏去，

油菜花的芬芳從四野一陣陣向他們吹來。

「阿萍！你們明天也上坟去嗎？」

「今早爸爸說，明天空一點，天氣好，就去，」

「那麼我和你們一同去吧！明天我自己上城裏過行

去，我本來也沒什麼要緊事要做，因為前天插秧給獐子割

破脚底，我媽叫我息一二日再下水」

「不，你還是不要和我們一同去吧！在家裏息息。」

「爲什麼呢？反正我這腳是不緊的，我這人脾氣也

愛鬧，靜下來像是滿氣悶的，」阿金看阿萍不答應他，似

乎有些失望了！

「那麼好吧！明天早點，遲了我們不等的。」

「好好！金哥和我們一同去，金哥！靜靜地揀着豇來

吃的阿雲聽見阿姊答應阿金去，他也高興了。

慢慢地籃子也盛滿了，太陽也斜到遠遠的山脚去了。

「阿萍我替你們送回去，橫直我這面籬子空的，輕頭

重頭也不好挑，」

「你不是說腳底痛嗎？太重了可挑得動？」

「哈哈！腳底痛，肩膀可不痛呵！」

於是阿金挑着担子，阿萍阿阿雲倆姊弟一個小心地拿好一束杜鵑花，一個套好一個花園嘻嘻哈哈的向着家裏走。阿雲唱着「杜鵑花雜楊柳，外甥女嫁娘舅，娘舅會撐船，賺到幾個小銅鈔……」阿金和阿萍就又談起了明天上坟的話，阿金說明天他要帶阿萍去採好些上好的松花，阿萍說她明天一定採許多杜鵑花來做一個很好看的花園送給他，一行人很快就走到門口，

「媽！媽！阿金哥給我的花園，阿金哥替我們挑荳夾回來了！」阿雲一進門就連忙的跑去叫他的媽媽！

「慶伯伯！慶伯伯！」阿金和阿萍也進來了，阿金連忙放下肩上的担子，把青籃取了下來，阿萍連忙跑到她嫂孀那邊把一束美麗的花送給她看。

「哦！阿金！謝謝你替他們送回來，你今天去上坟的嗎？阿金真是個好孩子呢！」阿萍的媽媽一邊向阿金說，一邊却又向着阿萍的爸爸看着，祖慶伯點點頭，表示他這稱贊是對的。

「是的，慶伯伯！我去了，回頭我媽等得發急！」阿金聽見阿萍媽稱贊他心裏也很高興，連忙收拾好自己的担子向他們點點頭向外就走，忽然又轉過頭來，向着阿萍。

「阿萍明天等我？我準來的！」

「好，早點！」看着這壯健活潑的青年向門外去了，阿萍心裏想金哥實在太好了，還有什麼人比他更好呢！

### 三

李家的空氣，近來又沉靜了下來，阿萍的嫂孀，近來也不常常向人家詢問城裏的風光，阿萍的媽媽近來也不大說將來我去城裏買些什麼什麼回來，也不再向鄰家們提到她預備下冬上城去觀光的事了，特別是祖慶伯，本來在近兩個月來，只要到外面去了一趟，回來總要問「有客來過沒有？」的，這幾天也不問了，阿萍呢？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總是天天很早的起來，餵雞，燒豬料，到菜園裏去摘菜，下半年做做針線，空下來就溫溫那第四冊的平民千字課，寫寫方字，有時候在田間碰到阿金，或有時候他有什麼事到她們家來，她就親親熱熱的叫一聲金哥，跑到他身邊去問上兩句，有時候阿金也來教她認字，讀書，晚上她已不再胡思亂想，更不想做什麼少奶奶，去城裏去享福了，什麼三層樓的房子，什麼絲手絹，她已再也不想它，有時候把阿金送她的那塊花布帕兒和小鏡子拿出來看看，覺得這兩件東西也很可愛，有了這些她也滿足了，她已經有些明白，盼望別人給她享福，那並沒什麼福可享，只是自己好好地做下去，才會真真地享到福的，阿金哥是天下的好人，有了他待她這樣好，她就是最幸福了的。這樣日子倒反好過起來，一家人倒也沒前兩個月來那

麼焦急的心緒了，仍是安安開開的過日子！

一直到一個初夏的下午，那是端陽節快到的夏天了，天氣已經開始有些悶熱，祖慶上田裏去了，祖慶媽媽也到村頭王三嫂家去磨米粉去了，家裏只剩阿萍和她的嫂嫂，在挑十字布。

「嫂嫂你想念哥哥嗎？」

「一點也不想，我們這樣好好地過日子爲什麼要想念他呢？」

「我看不見得吧！口裏說得漂亮罷了！」兩人這樣說着玩，忽然門砰的推了進來，李鄉長帶着一個穿長衫的中年男子，一邊推一邊讓的讓了進來。

「阿萍！你爸爸和媽媽呢？」

「爸到田裏去了，媽在王三嫂家。」

「那麼你去找你爸來說，我有要緊事和他講。」

「好的，鄉長你請坐，這位客人也請坐，我去找我爸來，嫂嫂！請你泡兩碗茶來，我去了！」說着阿萍整一整衣裳，就很快的跑出去，隨手把門帶上。

李鄉長看着阿萍去遠了，才輕輕的對旁邊那位客人說，「趙主任，就是這個，你看品格兒不差吧！人是頂聰明的，只是我們鄉下人，少識幾個字，他倒還好，也讀完三冊千字課了呢！」

「哦哦，真不差，不是我說，鄉下姑娘有這樣大方的

真少見，這姑娘倒確是有福相的」那位被叫做趙主任的也表示了他對阿萍的印象不壞。

阿萍的嫂子才把茶泡上，這裏祖慶也就和阿萍一同回來了。

「呵！鄉長！真對不住，害你久等了，真對不住，對不住！這位先生是城裏來的吧！對不住，請坐請坐！」祖慶看見果然有個上客和鄉長都好好地坐在他們家裏，連忙跑上去打呼，口裡還是氣喘喘的。

「哦！祖慶哥，這位是趙主任，縣政府出納科的主任，他老先生是吳府，城裏的吳縣長府上，請他來的，」李鄉長一邊介紹，一邊把吳府兩個字講得特別響亮，並且向祖慶瞟了一眼笑了笑，意見就是前次我和你講的事，果真來了。

「呵！趙主任，久仰得很，久仰得很。」

「不敢，不敢，」趙主任謙遜着，一邊向祖慶打量了一下，再回頭去看看阿萍是否在邊旁，一看她已經走進後面的廚房了，才笑着拱拱手，「李先生！無事不到三寶殿，今天是特來爲你老報喜來的。」

「多謝趙主任，舍下有什麼喜呀！」祖慶明知其事，却故意這樣問。

「不是別的，城裏吳縣長吳府，想必李先生也總知道，他家有個大少爺，今年剛好念歲，在城裏中學校裏念書

人，是極英俊，極聰明的，性情兒又好，待人又和氣，城裏許多人和他說親，他都不答應，最近外面杭州有一位吳縣長同年好友要把他的大小姐許配給他，吳縣長自己是極中意的，他已經答應了，可是寫信回來，大少爺却總是不妥，他說這些小姐們太時道了，不可靠，去年八月他上貴村來收租，不知怎樣知道府上大小姐又能幹，又聰明，就想叫人來說，後來因為他家別的零碎事多攔了下來，現在大少爺自己催着老太太太太，老太太們總叫兄弟到貴村來，不知李先生對於這門親事有什麼意見沒有」

「那裏，那裏，這實在太高攀了，小女是個鄉下人，沒見過世面的，吳府這樣官府人家怎樣配得起，假使趙主任不是說笑話的，那敵人是決沒什麼話可說，沒什麼話可說。」

祖慶聽見這事竟成了事實，他平日所設想的一些夢都湧了上來，心裏樂了，抑制不住，竟只是滿口的應承，那是再好也沒有的，只是大嫂子的意見不知怎樣，這是兒女親事，最好總得大家都滿意的。」

「沒有什麼，他一定沒什麼意見的，吳府這樣屈尊，我們只怕高攀不上了還有什麼可說！」

這時門開了，祖慶媽媽已經得了信，從王三嫂家起了回來，腳小心急，路就像是特別長了，所以竟也走得個怪吃力地，門剛進來，李鄉長最先看見了連忙就說：

「祖慶瘦子，來得正好，這裏正有事要和你商量呢！」於是他和祖慶兩人就把剛才的事說了一篇，當然她是沒有不答應的，只是說了一些我們鄉下人敢沒有給人見笑的話，接着就是說定了下月初一下定，吃過點心，客人就給高高興興的送走了。

鄉下的消息是傳得最快的，何況這又是大喜事，何況這又是李鄉長參加承辦的一件大事，何況這又是難得的奇聞呢？不到天黑，這村裏的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都在爲這件事議論着了，有的說李家風水好，有的說阿萍相貌生得好，有的說阿萍的哥哥大約和吳家少爺有交情，有的說將來李家一定都是貴人，大家在談得議論紛紛。

這時的阿萍，真是難過萬分，雖然家裏大小都爲了這件事興奮着，況且整個晚上，都有些鄰舍親友們來問長問短的，可是阿萍總提不出興緻，總覺得這對於她並沒什麼希奇，雖然她和阿金並沒定過親或有過什麼表示，可是她早已認爲只有嫁給阿金才是對的，也只有嫁給阿金才會幸福的，尤其自從李鄉長給他們說了這消息，而經過了這幾個月的考慮之後，她已更有這種決心，更有了這種見地，現在這樣的一聲青天霹靂硬生生的決定了她的命運，硬生生地她要離開了這可愛的鄉井，和可愛的金哥，叫她怎麼能下得了心呢？她實在沒有辦法了，她再不願意在家裡聽他們的歡聲，於是她偷偷的跑了出來，無目的地向前

走着。

月光明亮的照着，遠遠的小溪邊田岸上一個青年在徘徊着，溪水淙淙的流，寂寞地單調地，青年發着低低的嘆息，走幾步就把腳在地上很很的踩上幾踩，像是萬分憤怒和怨恨的樣子，阿萍毫無目的地出來，竟也向那個方向走去，慢慢地走近了。

「呵！金哥！是你嗎？」她竟忽然發覺那個青年就是阿金。

正在苦痛萬分的阿金，給她一叫倒吃了一驚，立刻他跑到阿萍。

「唔！阿萍！你怎麼出來的，阿萍！我問你今天的消息是真的嗎？」

「真的！」阿萍已幾乎要笑出來了。

「那叫我怎麼辦呢？阿萍！難道就剩下我了嗎？阿萍！不要答應吧！我要求你，不要答應吧！城裡我會帶你去的，將來我總會帶你去的，你不要答應他們！」望着阿萍，兩顆晶瑩的眼淚已在月光下炫耀地掉下來了。

「不答應，我有什麼辦法呢？都是爸爸答應的，爸爸還說是我們高興呢！金哥！以前你爸爸為什麼不叫人來說呢，為什麼你們不叫人來說呢？」阿萍也是眼淚汪汪的，她忽然想到阿金他們不來說是太不對的了。

「我怎麼想到呢？我怎麼想到會有這樣的事呢？在以

前，就是在今天上午以前，我做夢也就不會夢到這件事呵！是的；為什麼我沒想到要叫我爸爸早些來說呵！」說着整個的悔恨都湧上心頭，他知道阿萍是好姑娘，阿萍是喜歡他的，阿萍是不願離開他的，現在還恨自己為什麼不早說了。

「姊姊！姊姊！媽叫你，姊姊快來，媽叫你呢？」遠遠地阿雲在叫了，阿萍仰着水汪汪的淚眼向阿金看了一眼，「金哥，我去了！」帶着無限的少女的悲痛，她在黑暗中迅速的消逝了，這裡月亮仍是清明地照着，像是失了靈魂似的阿金，仍然孤獨地徘徊着，低低的嘆息與淙淙的流水相呼應！

#### 四

阿萍終於是城裡人了，鄉下的野姑娘，也終於成爲城裡的少奶奶了，吳府是這城裡數一數二的人家，凡是鄉下人上城裡來，遠遠地看見這高大的洋房，誰不仰起頭來恭恭敬敬的瞻仰一下，並且還輕輕地嘆上一口羨慕的氣呵！東鄉的人，只要到城裏來總得向其他各鄉的鄉親們指一指，高傲地說：「這就是我們萍姑娘的家裏呢！」於是聽的人也就恭敬地回一聲「你們鄉裏風水真好呵！」

阿萍自正月裏出了嫁，轉眼又是明媚的清明時節了，園子裏的小鳥天天在枝頭歌唱着，柳枝已抽出鮮綠的嫩芽，園中許多許多叫不出名的外國花草也都盛開了，春風一

陣陣的吹着，帶來溫暖的春的氣息，可是這裏沒有油菜花的甜香，沒有山茶花的艷紅，也更沒有田頭的麥浪了。

吳家少爺自從討了他自己看中的阿萍之後，果然對她非常親愛，雖然他妹子常常在他媽面前說嫂嫂不知禮節，或他媽常常在他面前說阿萍太粗野，可是他聽見了，總是這樣的回答她們，「媽！妹妹！你們不要這樣說吧！她是鄉下人，沒見世面的，總比較要生疏些，可是她很聰明，再過些時，她就會學會了的。」而他們的祖母待阿萍倒也很好，因為她自己知道，在她這一代也同樣是出自田間的，就是她自己的母親也是鄉下人，所以平時她看見媳婦孫女兒們用度太浪費，生活太奢侈，待人接物也太勢利，她就要說「你們太過份了，我們是出自田間的，做人不可以忘本呵！」所以她看見這個孫媳婦樸樸實實的，舉動也溫順，雖然有時候生活習慣和他們兩樣點，也就不責備她了。

這兩個月來阿萍總算是和平的過了下來，而且有時候當她們鄉裡有人來她家稱羨她們的華貴和富裕時，心裡也微微覺得自己果然很光榮，很幸福，只是這裏使她感到不安的，却是太空了，一天到晚一點事也沒得做，日子總像是長長的，往常她在家裏，家裡沒得事了，就到田裡去採點豇豆或瓜果，或往園子裡採點青菜，況且在家裡也有鴿豬得喂養，針綫得做，空也不會怎麼空的，在這裡呢？什

麼事都有用人做，就是自己做的針線，也沒有用的，早上起得早，就連用人都沒起身，睡在床上又悶，日裡除了吃飯，婆婆和小姑不是不在家裏就是各自在房裡坐，而老太太呢，上午起得遲，晚上睡得早，下午還得打中覺，所以一個房子裏常常整天的只是冷清清，如果俊達與吳少爺出去了，就連個說話的地方也沒有，想出去，自己既沒個親戚更沒個小姊妹在城裏，真是人地生疏，什麼也沒辦法，慢慢地她已經感到少奶奶的生活並沒有她想像的那麼有趣，而城裡的日子，也並不如她所想像的那麼好過了，有時她聽見枝頭小鳥的歌聲，真想自己也能變做一個小鳥，無拘無束的飛翔呢！幸虧這家裏的人表面上都沒對她不好，尤其是俊達對她的體貼，使她比較的安心，她現在只希望漸漸地和這城市熟悉起來，漸漸地能學會了一點消遣日子的工作，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寂寞難堪！有時她會想起了金哥，可是覺得這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也就悵然置之。

春風天天的向房子裡吹，窗外的柳枝也天天地綠了，在一個和暖的下午，老太太打中覺了，婆婆和小姑又都不在家，她實在悶得慌，俊達正因學校裡沒課，先行回來，於是她請他陪她到外面去走走，他高興地答應了。

城裏有一個唯一的公園，是人家的私家花園改造的，那裡地方雖不大，可是亭台樓閣，曲折欄干倒也有些古色古香，特別是那裏有好幾株牡丹是這城裡聞名的佳種，這

阿

春暖天氣，牡丹正是盛開，所以俊達和阿萍，也就由於俊達的主張來這裏了。他們走進那個公園的牌樓，就看見許多的遊人集在中間朱漆欄的外面，俊達告訴阿萍，那就是牡丹花了，於是他們也就走了近去，果然裏面有四盆牡丹，其中有一盆花開得特別大，並且異常的鮮艷，衆人都指着贊美，阿萍在以前雖然聽見人家說牡丹是富貴花，很好看的，可是自己却從來沒看見過，所以現在也想細細的欣賞一下。

「俊達，俊達！你在這裏？」忽然一個清脆的少女的喉嚨在喚着俊達，她不期然的回過頭去，看見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姑娘，頭上梳着兩條小辮子，穿着淡綠色的綢旗袍，尖尖的下巴，畫得長長的眉毛細眼睛，臉上都是紅紅的，正笑盈盈的從後面向他們跑來，俊達也就連忙跑了上去，口裏叫着：「其英，你怎麼也來了，」一面回頭對阿萍說「來，我替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何其英小姐，我的同學，這是內人李小平，」於是她們互相招呼了一下，其英告訴他們本來她是和她的表妹一同來的，後來她們玩了出來，看見他們來了，她就讓她表妹先回去了，這樣他們三個人再走到裏面去，其英是玩厭了的，所以裏面雖有很好看的外國花壇，池塘裏有美麗的金魚，那邊假山上有小巧靈瓏的亭子，下面有個噴泉水，上首有一塊地方圍着許多月季花和薔薇，她却到處却不愛停留，只是匆匆

的向前走，一邊和俊達說着這樣那樣，儘是她自己的事和他們學校裏的事，阿萍默默地跟在後面，看見有一個擺滿照相的攤子，想去看一看，可是才停腳，一看俊達他們已經走遠了，就只好再追上去，後來經過那假山洞，她想上去亭子裏看看，但是其英馬上點着說：「那不過是個亭子罷了，在下面也看得清楚的，爲什麼要上去呢！」她也只好不去了，他們走了一個圈子就走了出來。

「俊達嫂！你高興玩牌嗎？到我家玩牌去！」回到外面的牌樓，其英向阿萍這樣問。

「謝謝你，我不會的，」阿萍平靜地回答。

「那麼上我們校裏打球去，打乒乓球，好嗎？」

「打球？我也不會。」

「那麼上少華家裏去好嗎，她那裏有琴，我們可以唱歌，我想這你總會了吧！俊達！你說是嗎？」其英像是滿失望的提出這最後的提議了，可是真慚愧，阿萍所長的並不是這些呢？她只是默默地望着俊達！

「她不要去，其英，你先回去，我送她回去之後，回頭我再上你家來，一同去玩，」俊達只好這樣的說，於是阿萍給俊達送了回來，看俊達走後又只好默默的自己一個人坐在房裏了，自己心裏想，爲什麼我什麼都不會呢？爲什麼我會這樣沒用呢，爲什麼俊達不教我這些呢？於是她記着阿金以前教她唱的歌，阿金以前教她做的事了，她更

瞭解她並不是這一階層的人，她更明白城市並不是樂園，城市並沒有甜蜜的幸福，就是俊達，他雖然喜歡她，可是也只是喜歡她而已，他並不會更進一步的提攜她的，所以常她顯得比人家落後的時候他就顧份去了，富貴，名利，高大的洋房，漂亮的衣服，這些都是空的，這不會填滿她精神的空處，這些也不能安慰她生活的寂寞呵，可愛的，天真聰明而又勤奮的阿萍，竟像是虎入平陽，英雄無用武之地，現在她更眷戀着過去的生活，也就想起世界上最好濟阿金哥了。

又是端陽節近的時候，阿萍的媽媽，終於到了城裏這貴人家來探尋她的女兒了，吳府的太太們很客氣的招待這位親家太太，她覺得榮幸，也覺得侷促不安，一整天，她總是心情不寧，總覺得面前的主人們太闊氣了，自己太不像樣，雖然主人給她安排很豐盛的筵食，她却總覺得食而無味，只吃了平常的三分之一東西就放了手，填得饑饉的太師椅也竟沒自家的硬板凳那麼坐得舒適，尤其是看見自家的阿萍，豐頤的兩頰已瘦削了不少，一舉一動都是無聲無息的，再沒有以前那樣嬉笑活潑的神氣，心裏更覺說不出的悵惘。

晚上主人們都睡了，她在親家給預備的房間裏靜坐着不想睡，正在想得出神，房門開了，阿萍微笑着的走了進來。

「媽！你還沒睡嗎？」

「沒睡，怎麼俊達沒回家嗎？」

「早啦，他總得十一二點鐘回來的。」

「那天天是這樣的嗎？」

「天天這樣，有時不回來也有的」，說着阿萍坐到她媽的身邊，淚咽在肚裏。

「阿萍，我看這裏雖然排場，但總覺得沒自家安適的，你看大家都客客氣氣的，吃了飯就走散了，多沒意思呵——這種福我是享不來，真是說，我是生成的勞碌命，你們年紀輕愛偷懶，大約過得來些——」媽媽摸着阿萍的肩這樣說。

「媽，享不來也得享呵，我倒沒什麼，只是空得慌——媽，弟弟去上學了嗎？阿金哥近來不來？」

你弟弟本年已送到村頭學堂裏去了，說到阿金，這孩子也真怪呢！以前那樣活潑潑的一個人，半年來竟變得陰沉沉的經日不見笑容，生活也不好地勤儉的做了，對人總說這鄉裏住不來人，他一定要離開這地方，後來聽說北方打仗，他在一個大清早瞞了他爸媽逃走了，過了半個月才來了一封信，說他已參加了什麼義勇軍，誓與敵人拼命，不再回鄉了，他媽接了這信，哭得個死去活來，近來却不知怎樣？」

「媽！那麼他沒去以前還說了什麼話嗎？」

「沒說什麼，只是聽他媽說他常常罵種田的不值錢，罵什麼做官的是狗。」

「媽！那麼你覺得阿金好呢？俊達好？」

阿萍！你爲什麼這樣問呢？阿金怎不能和俊達比，阿金只能幹勤儉，會做生活罷了，俊達是大小爺是讀書人，

阿萍不要再說什麼了，你回去睡吧。」

「那麼媽你也休息吧！」說着阿萍只得呆呆的站了起來，走到房裏，她取出阿金給她的面小鏡子，看着自己憔悴的面容，滿眶的熱淚再也抑制不住了！

漢 浙 江  
口  
葆元參燕號

人參鹿茸

白燕蒙桂銀耳

老支店 黃一店 陂頭 街 瞿漢 家 巷 口  
中 路 漢 江 頭 碼 一 店 支

## 赴戰曲

制空

喂！

朋友！

迷失了道路嗎！

爲什麼老在十字街口上徘徊！

告訴你：

往北的那一條，

便可直達你所要去的山海關外！

朋友！

去吧！

那裏的人們正把你等待，

同胞腳上的鐵錘，

敵人的頭，

也正好試一試利刃，

願願你的身手！

朋友！扯起手，

讓我們來一次大的決鬥，

沒有困難，

縱然胡沙掛滿面，

也要吼一聲：

「祖國萬年！」

## 縫衣女

羅娜

吸緊了肚皮，

把流光從針孔裏透過。

線線繫着點點的淚珠。

十六歲那午出了嫁。

白天，戴着太陽帽向，

黑夜，兜着螢火的光亮。

縫呀！縫，縫，縫，

縫到雞啼三更。

睫毛張不起紅腫的雙眼。

睡呀！睡，睡，睡，

睡到天明，明天

會送來三百銅元。

把希望綴上了夢境；

一合眼，又與惡鬼打盤。

圓頭在枕上吸望着銜子發白。

「咕咚！咕咚！」又是一陣叫響。

緊緊腰帶爬起來，

短在掏灶灰，兩隻眼睛

又鑽上一道紅邊。

「孩子，縫呀！縫，縫，縫，

人家今早就來催衣裳。」

捏一把眼淚，扔在

灶前，一堆的冷灰和一把

辛酸的淚！



## 從軍

制空

春雖說給人們帶來了不少的恩惠；但在黃沙撲面的北平，從西伯利亞吹過來的寒風，還會叫人咬着牙打兩個寒戰。尤其是近日，這股子風勁，越來越利害了。掛着永茂招牌的舖子，二十年未加修理的老門面，吹得吱吱吱地發着沒落的顫抖。

風大，影響到街上的行人很少，買賣沒得做，這店裡的主人劉秀才也沒有辦法，只好早早地關上門板，回到房裡，與夫人談談持家政策，教子方針。

劉秀才手提着三尺長的旱烟袋，踱着四方步子，一會兒望望屋頂，一會兒又看看地。心裡在想：真不成事體了，從前學校裡的老師徒弟，是多麼好學，一說就「三年目不窺園」，整天價在屋子裏念書寫字；現在是個什麼樣子！先生放着書不教，學生放着書不讀，偏要跑到街上衙門去請什麼願，遊什麼行，真是糊塗極了！

「姑記着啊！明天別叫玉華去上學了！他不願念書就別念咧！爲什麼花着錢，向外面去跑！今天他回來也別讓他吃飯！」他回過頭來，對着縫衣服的老婦人，發出帶命令式的話：

「是！玉華這孩子，也真不知好歹了，好好地書不念，去請什麼願，遊什麼行，那就當了吃飯嗎？」她抬起頭來，從紅腫的眼睛內，射出幾縷無力的光芒，掃一掃她丈夫的神氣，竭力地奉承着。

「哼！真不成世界了！那裏有這種樣子，孔聖人的書上沒有說過請願，玉匣記裏也沒載着遊行，他們這是打那裏學來的洋玩意！哼！真不成世界了！」老秀才愈想愈莫名其妙，翻開他那自百家姓，三字經，以至四書五經的百寶箱。

「要不說你這個人，就這樣好生氣，明天不叫他去就完了，又何必這個樣子呢？」老婦人看着她幾圈的丈夫，怪可憐的，安慰了兩句。

劉秀才抖着步子，提着烟袋，用力地抽一口，又慢慢地把白烟從鬚子裏噴出來；這時候除了白烟磨擦着空氣，他們是靜默了——靜默十分鐘。

「噯的！」門裂開了一道縫，閃進一個服裝整潔的武裝青年。老婦人急忙抬起頭來用紅腫的眼睛一看——裝滿驚異的臉，突然又笑了。

「嗚！銘來囉！這是要往那裡去呵！帶着這麼許多東西？」老婦人拿着比她兒子還慈愛的態度，趕快把東西接了。這時，粗黑的老臉，彷彿又年輕了幾歲。

老秀才還似沒有感到人進來一樣，抽着烟，蹙着圈子，向他那老古懂發問——「呼！那裏也找不到請願，也沒有遊行！」

「啊！來咧！姨丈和姨母都好呵！你們二位老人家！志銘按照陳軍禮節室內敬禮，先向他姨母行了個十五度鞠躬，回過頭來，照樣也向老秀才來了一個。正在生着悶氣的劉秀才，這一下子被他打斷了思索。

「好！請坐！家裏人們都好。」

他吐出這兩句話。態度雖極端想鎮靜，但討厭的心，却不服從命令的跳得更利害，就像被人家揭破了什麼短處。

「謝謝姨丈，家中的人都好！」

志銘未從說話，先把立正姿勢站好，到底不失軍人本色，眷調更是那末溫和謙恭而有力。轉身又向老婦人問：

「玉華弟去上學了吧？」

「唉！你這個表弟真不學好！一天價吃得大飽的不讀書，要去遊什麼行，明天不叫他去了！」

老婦人的臉，雖然被皺紋佔去了大半，但內心的痛和恨還可表現出來。

「銘！告訴我！你這是要往那裏去啊！」

老婦人見問了第一次銘沒有回答，便又很關心的問第二次且。

「我回來不是已有兩星期了嗎，現在假期已滿，並那邊也很需要人，我是想趁今夜的夜車到我們駐守地去！」

「你！你又要去當兵嗎！」她聽到這樣出乎意外的，發瘋似的上前把志銘的衣服抓住，紅腫的眼睛內，一股酸，一股子辣。

「志銘這孩子！你瘋了嗎？又要去當兵！你知道你走了，你媽媽流了多少淚，飯也吃不下去，做夢都夢見你在外面受苦。傻孩子！「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可不要再去了，聽我的話，你念了這麼多年的書，還不知道孝順父母嗎？要不說：你媽也是老糊塗了，兒子回來了又叫去當兵；當了兵可就又哭，又不吃飯！」

「啊！姨母你不要難過。我們中國處在這樣危險的時代，像我們年青力壯的不去當兵，救國——又靠誰呢？妳看我們這個地方，不是有許多是××人嗎！他們便是想把這裡佔去，使我們做他們的奴隸，做他們的牛馬！當兵就是為的把他們趕跑；使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能够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姨母妳明白嗎？現在我母親，是很願意使我去當兵了！」

志銘看了他姨母，如癡如醉的樣子，便忙用極淺顯的

話，講說着絕深的大道理來解勸。

繞圈子的劉秀才，這時也聽得高了興，用他那宿師鴻儒的頭腦，滑稽的口吻，發來幾句輕諷的話：

「志銘！你當一次兵還不夠，又要去當兵，你做了什麼官啦？」

說完。又在眼角內斜了他一眼，表示著十二分，不敢讀成他的尊意。

「姨父！不是這樣說；我當兵根本就不為的升官發財！而是為的保護國家，捍衛民族，才去當兵與全國熱血同志聯合起來，站在同一抗敵戰線上，把摧殘我們的帝國主義打倒，使我們國家永久的存在，使我們民族永久的生存，使我們的父母兄弟，能够各安其業。姨父，唯有那專心一意想做官發財的人，才是禍國殃民的罪魁，我們應人人得而誅之！」

志銘！舉起了筋，握緊拳頭，兩隻猛虎的眼睛，宏亮的聲調，不是平常的說話，簡直就是登在台上，對民衆的講演。

這時，玉華回來了！

整潔的學生裝，斜分着的西式頭，右手拿着小旗，左手拿着傳單，活潑的精神，健壯的身體，表徵了他是一個熱血有為的現代青年。

他沒有看到劉秀才睨着他發恨的眼光，也沒接到老婦

人告訴他不叫吃做的暗示，祇是很快的走到志銘面前，用力地握手。

「銘哥！你好吧！姨娘健康吧！」

「好！也很好！你們現在很忙吧？」

志銘說着，眼望望他手中的小旗和傳單，知道他是剛遊行回來！

「忙！的確是很忙哩！從早晨到現在，還祇吃了一頓飯！你看這便是我們的傳單！」

一張方方的紙，圍着花邊，印滿了鉛字，最惹人注目的標題：「同胞們！迅速醒來！」這是一張傳單，一篇沉痛的宣言！志銘很注神的看了下去：——

親愛的父母兄弟姊妹們！

我們現在是處在生死存亡的分界線上了！朝鮮被吞台灣被割，東四省的滅亡，綏東危急，現在的難關又輪到我們頭上。只要睜開我們的眼，便可看到××每天都在竭心盡力地施佈他們的陰謀，收買漢奸，鼓動軍閥，多麼毒辣的手段！

亡國是多麼痛苦啊！生命供人家的蹂躪和摧殘，土地也要聽人家的收沒和分配，自己一點不能自由，一點不能自主。只有伸長脖子，任人去殺，任人去砍。就連祖宗的墳墓，自己都不能保管，也要被人家去揚棄！唉！世界上的事，還有比亡國痛苦的嗎？……

不過，我們是有熱血的志士，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我們不能眼巴巴地望着年邁的父老，被他們牽着去當輪送隊，更不能讓自己的姊妹，被人家擄去當作慰勞品，拉到戰溝中去輪姦！總之，只要我們不死，不能——一切都不能！

全國同胞！我們要鋼鐵一般堅實的團結，在領袖的引導下站在同一的抗敵戰綫。我們靜聽着：一二三，大家向前衝！打倒侵害我們的帝國主義，捕滅賣國求榮的漢奸！……

中華民國萬歲！

志銘看着這篇傳單，憤怒，興奮的表性，堆滿在臉上，最後才慢慢地放下，換了一口氣。

「玉華弟！我很欽佩你們的愛國熱忱，你們的確是中國的救星；不過，這種舉動，還不十分澈底吧！喚醒民衆固然是民族復興中最主要的任務；但在我們的國難，在四刻不容緩的現階段，如果有機會的話，應該是上前線殺敵；玉華弟！你以為怎樣？」

「銘哥！你說得很對，不過，衝鋒陷陣的實地工作，又從何處下手呢！」

他們兩人為熱情所感動了，忘記了旁邊還有兩位老人「那裡需要？」

玉華，把身子走近了一步，睜大眼睛，含有莫大的希望。

「我們那邊——綏遠，就很缺人，現在正竭力招募，你如願去，我可以負責介紹，但不過……」

志銘說時，眼向酸圈子的劉秀才，和在搬動着茶具的老婦人凝神地看着，話也就半截停止。

「銘哥！那沒有關係！盡忠不能盡孝，盡孝不能盡忠，並且國要亡了，往那裡去盡孝呵？我有絕大的決心！」玉華看出了志銘的顧忌，便很興奮地一語打穿！

「但是我今夜要走呵！」

「我也可以走呵！」

「現在的時間」志銘說着拿出表來。啊呀！不早了，要走？我們趕快走！」

「走！走！」

「走！你們往那裡去啊！」

老婦人雖沒完全聽懂他們的話，但那個「走」字，却確實聽清了。連忙把茶壺放下趕出來！

屋中酸圈子的劉秀才罵：

「玉華你真混蛋，不學好，遊行，請願，還要當兵，哼！志銘你這小子，自己當兵還不算，又拐着別人去當兵，那裏有像你們這些東西！四書上也沒說過！哼！真混蛋極了！讓你們去！」

老婦人追來了！紅腫的眼睛含着淚，一壁跑一壁嚷：

「玉華咱可不去當兵啊！志銘你去吧！你別帶着玉華！」

老婦人喊的聲音，一秒一秒的減低，二位戰士的影子，也愈走愈小，直至開往×地火車蠕蠕前進。

嗚嗚的車聲，嗚嗚的汽笛鳴，把老婦人的喊聲，帶往天外去了！

吳其昌先生的「文人對於國家的責任」一文，於此國難期間，凡是知識份子都應該用心的讀一遍，我們很感謝吳先生在百忙中給予本刊這樣一篇有力量的文章。

舊小說的研究，是一樁很重要的工作，趙景深先生近來頗注力在這方面，本期所載趙先生的「獅吼記」一文，很可一讀。

胡紹軒先生的「悄悄的揩乾了眼淚」一文，表面看去好像是很輕鬆的一個故事，但是祇要讀者稍為回味一下，就馬上有一個淒慘的場面，出映在我們的腦海裡。

沒有戀愛基礎的買賣式的婚姻，將會演成怎樣不幸的結果呢？「阿萍」這篇小說，就是很好的一個寫真。至於這期的詩歌，都是有力的作品，特向讀者介紹。

# 文藝四卷四期

## 目 要

演的戲劇與讀的戲劇.....	胡紹軒	鐵蹄下之歌.....	劉念渠
小說作法十講.....	史紫枕	孤獨的晚步時的心情.....	錫金
論焦菊隱的詩.....	宋琴心	無題.....	丁韜
孟巴拉期的新進作家.....	周多	農村素描.....	鄭運如
殺不盡的頭顱.....	陶里	戰友.....	舒蔚青
柔子靈魂建築師.....	鄭康伯	春草.....	陳福熙
長命羊.....	吳若	筌篔引.....	孟珈
風儀亭.....	逸雲	給蕩姊.....	張萍
司情人的馬槽.....	宋衝心	木人戲.....	盧葆

武漢文藝出版社

每定期價一角

漢口善友廣告社經理

# 華華網緞公司

網業錄單  
花色專家  
過去成績  
有口皆碑  
今後貢獻  
更是偉大  
歡迎參觀  
事實評較

路京南浦主庄發



## 藥品部

- ▲德華氏大補丸 每盒國幣一元五角 每打十五元 買一送一
- ▲北平彬珊氏醫秘製
- ▲保產育生丸 每盒二元 每打二十元
- ▲復聰耳聾丸 每盒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 ▲天津峻芝堂出品馮氏救苦金丹 特價每盒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仲安無線電實業室

業務修理收音機收音機  
壞了  
服務  
地址 水塔後通和里五  
電話 二二五五六

## 雲南會澤生白藥

雲南會澤生白藥(原名)白藥精  
中央衛生署給證成字四三三號 惟有雲南白藥精有真正功效 惟有雲南公生藥廠出品方是真藥 惟有漢口韓奇逢藥房是經理 行軍  
必備 旅行必備 軍警必備 運動家必備 衛生必備 醫務必備 居家必備 喉痛必備 喉痛必備 喉痛必備 喉痛必備 喉痛必備  
酒調服者加用 效力更大 各種痧症 心腹冷痛 烟瘴瘴癘 週身浮腫 各種時疫 咽喉腫痛 氣閉昏絕 積痰咳嗽 霍亂嘔  
吐 精神衰微 惡寒 腹痛 各種虛弱 心腹冷痛 烟瘴瘴癘 週身浮腫 各種時疫 咽喉腫痛 氣閉昏絕 積痰咳嗽 霍亂嘔  
身不遂(熱酒調服) 婦科各症 經痛經閉(開水調服) 血崩血暈 產後積瘀 赤白帶下 久不生育 紫黑成塊(熱酒調服) 各種  
癆瘵(童便或開水調服) 各種毒症 開水調服 外擦患處

注意大減價  
河南開封三眼井四號 總發行所 雲南省護國街六號 漢口三區 漢口十七號  
韓奇逢藥房有限公司 電話 二二三四五號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來稿關於發揚民族精神提倡中國固有道德之文藝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論著，譯述以及國內外民族英雄之傳記史實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長短不拘，以語體文為主，論著間亦採用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譯稿須將原書及著作人名出版日期等，詳細註明。
- 四、投稿者，須開具真姓名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來稿經揭載後，未聲明不受稿費者每千字酌致酬金二元至五元
- 八、來稿請寄漢口咸安坊啓昌里三號或武昌礄之洞路二十三號收

### 價目表

每半月出版一冊 逢二十六日出版 每卷十二冊 每年二卷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售一冊	一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	南洋一帶	國外	費
預定半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在內	六角	二元	
預定全年	廿四冊	二元二角	在內	一元二角	四元	

## 奔濤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發行人 王亞明  
 主編 王亞明  
 編輯人 魏詔蓁  
 出版者 武漢奔濤半月刊社  
 總經售者 上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期	半年
優等	封面封底內外面	四十元	二十元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	二十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十元	五元

廣告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本 刊 最 近 三 期 目 錄

創刊號目錄

前言

關於當前文化建設的討論

文藝界的淨化

論民族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

中可合

刺青

忠勇的船主

傀儡的哀節

一個被破壞破壞了的西孔

贈美女

伴舞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王寶川與國問題

讀劫亂集

亞明

胡適

公秉

胡紹軒

馬松砂

魏謂

胡紹軒

步石

阮啟源

陳為哲

丁穎

趙景深

玉華

荷夢

二期目錄

偉大的戲劇產生在偉大的時代

謝士比亞應有的理解

塔

紅薯

孤軍

輪渡上

與蔡子民先生論魯迅書

日夜前過湘江

血的慘劇

馬燈的恐怖

富貴神仙

天外的歌

袁昌英

文治平

宗秉新

方冰健

馬松砂

龐沙

蘇雪林

許季明

丁八穎

胡紹軒

孤軍

李青崖

三期目錄

中國戲劇運動上了高潮嗎

論冰心的小詩

某城之一日

空防

沉落(續前)

除夕

無名英雄

悔

飯館裏

孩子的夢

汽力敏的靈藥

木馬

古城一章

談談魯迅

白雲

宋琴心

阮成璋

張公甫

方家達

張洛蒂

亞明

空堂

金鐘情

蘇雪林

番草

戴望舒

莫春星

方潤泉